

第一〇三〇次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月九日星期一午後三時紐約

主席：Mr. Mongi SLIM(突尼西亞)

議程項目九

一般辯論(續前)

一. Mr. SUBANDRIO(印度尼西亞):大會每一屆會都是我們擴大瞻望檢討整個世界情勢的時候。我們當然不能逃避每天都使我們全神灌注的本國國內問題。但是世界當前的許多問題也影響我們所求的本國發展與成長的進度。對這一點事實我們能夠並確已得到更敏銳的認識。

二. 對於正在爭取民族獨立的人民這固然是真的。對另一些正在努力達到社會及經濟解放的新近獨立國家亦然；對那一些在世界問題上積極並建設地發揮其作用的悠久國家也是如此。

三. 我們全體都趕上這個正在紛擾並轉變中的世界。是的，這個世界正在轉變之中。它正在迅速地，也往往在困難中從一個由政治、經濟與軍事統治的舊時代，走上一個響應多數人類迫切要求的新時代，而這個新時代是以所有國家的自由與合作為基礎，國家對國家、人對人的剝削不復存在，平等與公道是國際關係的準則。

四. 我們達到這種新的平衡狀態是要經過迂迴曲折的道路；然而全人類的自由、平等、公道已是當今世界穩定的先決條件。這些也是當今世界真正和平的先決條件。因此，我們必須以這些因素為背景來判斷我們當前的處境。我們要自問究竟是否已有進展和是否正在促成進展？答案是：是——肯定地是。

五. 民族自由與獨立的運動已取得不可制止的推動力量。世界各地的人民不僅在爭取而且在獲得解放——從壓迫和統治中的解放。在過去十六年間，聯合國會員國的數目已經從五十一國增至一百國。在這個世界，任何一國或任何一國家集團都不再能希望統治他國。這種意識已越來越顯著。人們越來越認識沒有一國能夠統治另一國的事實。一般對於世上的經濟與

社會力量已漸有更敏銳的認識。這些力量衝破好幾百年的抑壓，如不任其滿足時代的需要，則終必一發不可收拾。

六. 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我們所得的重要進步。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不僅被擊敗了，而且締造一個和平世界的基礎已經奠定了——這是與戰前的世界穩定局面有所不同。戰爭勝利以後如果沒有以人類平等和國際間公道為根據的有力世界基礎，就不會取得和平的基本要件。

七. 但是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仍舊是在過渡的階段中。我們還沒有達到最後的目的。我們仍舊在體驗每一個過渡時期都有的騷亂與動盪的情況。這些情況時常會引起危險的時局。但是這些危險的時局不應該使我們充滿恐懼。這不過是向新世界秩序的道路上的自然障礙而已。

八. 讓我們不要欺騙自己。舊日統治勢力的退却，殖民地勢力的退却，都是不能不通過鬭爭，也不能沒有脫節，而且往往也不能缺少新興的社會勢力與以往統治時期的古老勢力正面衝突。

九. 因此，讓我們不要懼怕這些危險與危機的時局。因為我們是不能逃避它們的。我們的任務乃是要集中全力去確保它們不會發生意外，以致爆發而成世界大戰。

一〇. 正當我們在這裏開會的時候，我們一再為這個過渡的世界的重重危機與狂熱情緒所困擾，而那些設法要維持現狀的人們與那些設法要促成向一個根據自由平等與社會公道的一個新世界秩序前進的人們彼此之間正在痛苦地掙扎。我們看一看項目繁多的議事日程就可以看出這些危機乃是在國際關係的三個方面發生：在主義鬭爭的方面，在解放鬭爭的方面和在爭取社會與經濟解放的方面。

一一. 主義的鬭爭主要是限於一些強國。它們把主義的鬭爭在國際關係上造成冷戰問題。但對正在興起和那些新興國家，主義問題是每一國必須自行解決的內部問題。這並不是採取那一種主義的問題，而是

每一國去尋求本身進步的主義，及遵照本身的傳統、條件與需要來尋求能有利於這些國家全體的一種主義的問題。

一二．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非常煩難的程序。我們印度尼西亞人本身也經過這個階段。但是我們找到一個使我們人民團結在一起的民族進步主義，將我們掙脫出來，加強自己並復興了，因為這個主義不但淵源於我們以往的傳統，而且適合我們當前的需要。這種進步的民族主義把我們的精力解放了，用於建國的鉅大任務上。

一三．但在尋求我們本身的出路的過程中——是的，我講的是尋求本身的出路——我們獲得我們認為非常重要的一個教訓。我們所得到的教訓就是每逢外面的勢力企圖對我們主義的鬭爭施以壓力的時候，騷動就會變成敵對、暴力與戰爭。但如果讓我們自己設法去解決，騷動反而就會瓦解成爲新的進步。

一四．多數新興國家目前也在渡過相同的程序。如果讓它們自理，它們就會找到綜合的解決。如果讓它們自理，它們就會找得到最能促進它們人民本身願、祈望乃至要求更美好生活的一種主義。

一五．祇有當主義是從外國輸入，祇有當互相對立的主義不斷地對這些國家施以壓力，祇有當這些國家被剝奪了尋求自己生活方式的機會的時候，那末它們才會分裂爲兩部。因此我們就有兩個德國、兩個朝鮮、兩個越南。但即使是在這些強被分裂的國家也有和平共存的可能，依照它們本身新的綜合解決，達到重新統一。

一六．可是這種發展的頭一步是要承認現實。就德意志的情形而論，這就等於是承認兩個德意志的存在。這也等於是承認東柏林與西柏林的現實情況。這等於是承認出入西柏林的自由通過權。同時，列強們必須停止把這些違反本身意願而分裂的國家看作主義的戰場。必須要讓這些國家的人民有機會去決定其本身的前途，不受外來壓力和干涉的妨礙——換句話說，就是嚴格遵守和平共存的原則。我們所謂和平共存是什麼意思呢？這不是現狀的延續而是每一國有依照其本身傳統、觀念與需要來發展的權利。

一七．我要再說：主義的問題是每一國自行決定的問題。現在成爲所謂冷戰問題的主義鬭爭與多數人類不相干。這不是當代的主要問題。

一八．但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如何造成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使所有人民與國家均享有自由、平等與社會公道。這是徹底根除殖民主義的所有方式。因爲這是世界衝突的根源。在阿爾及利亞、在安哥拉、在剛果，人民的鮮血正在流着。這些人爲了爭取享有一個新將來的權利而受苦與犧牲。

一九．現在祇要看一看橫行非洲的殖民主義毒瘤。

二〇．在阿爾及利亞，殖民地戰爭已進入其第七年。阿爾及利亞人民正在爲他們的自由與獨立而作戰，並且將繼續作戰直至勝利屬於他們爲止。這是法國必須承認的現實。就我們來論，在爲保存舊時代的罪惡流血與恐怖未停止以前，我們是決不干休的。我們將繼續支持並盡一切可能去援助阿爾及利亞共和國的臨時政府。我們祇能禱祝勝利不久就屬於他們。

二一．安哥拉的情勢祇能說是暗無天日。聯合國的責任是向世界公共輿論暴露這個污點，這種慘無人道的野蠻行爲。本組織應更進一步去採取必要措施去強迫葡萄牙政府結束這種清算、恐怖與壓迫的軍事行動。殺害無辜男女與兒童的行爲必須停止。奴役安哥拉人民的手段必須停止。安哥拉人民現在有權取得自由與獨立。

二二．又請問南非的情形如何？該國政府繼續執行種族隔離的卑劣政策，公然違抗聯合國憲章與世界人權宣言。請問這種可恨的政策尚能推行多久而不引起另一悲劇？南非政府在本國招惹禍患猶以爲未足，竟然把種族隔離政策伸延到西南非領土。南非政府施用暴力阻止聯合國在該領土行使其合法主權。現在實在應該遏止南非政府對本組織的違抗，並把西南非的人民從南非政府的掌握中解放出來。

二三．此外，還有剛果問題。在剛果，我們已經看到殖民主義的公開侵略與新殖民主義比較紆迴的策動。對民族自決原則的破壞是人人看得出的。這個舊殖民地國家不把舊的殖民地關係變成兩個主權國——比利時與剛果——互相依存的關係，作爲一個民族的整體來看待，反而去鼓動脫離運動，想藉此來維護它的利益。最後，比利時認識促成脫離的民族自決起不了作用，於是最後就把力量集中於恢復剛果的完整。但這是在流血以後而且是在一連串悲慘事件發生之後才採取的行動。這是一幕悲劇，因爲受苦難的是剛果人民的本身。又因聯合國軍隊犧牲了不少，並且聯合國

喪失了一位卓著與忠實的公僕——我們的秘書長達格·哈瑪紹先生。事實上，因為新殖民主義紆迴不正，所以仍舊是對剛果獨立與領土完整的最大威脅。

二四．剛果的悲慘事件萬萬不能重演。不僅如此，這些悲慘事件萬萬不能讓新殖民主義者和它們的僱兵們來利用。卡坦加省必須仍舊是剛果民族領土完整的一部分。聯合國既然誓言確保剛果的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自不能夠一刻鬆懈，直至剛果的中央政府於卡坦加省充分恢復其合法權利為止。一九六一年九月在貝爾格來德舉行的不結盟國家會議會堅決與朗朗地宣布：

“...國際社會的責任是繼續努力去肅清其後果並防止外國再行干涉這個年輕的非洲國家，並使剛果能夠向根據尊重其主權、統一與領土完整的獨立發展的道路上自由地邁進。”

二五．是的，向前的每一步驟都必須加以培養，避免目前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區域泛濫的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侵犯。殖民地思想與態度仍舊流行着。我們必須與它搏鬥，把舊的思想變為革命的思想，把革命的理想變成新的現實。

二六．是的，我們在我們的解放鬥爭中是革命主義者，但在為創造新世界秩序之要件之一的解放過程中也同樣是革命主義者。

二七．我們在思想和行動上是革命主義者。經過了許多世紀的忽略與被統治，我們必須迎頭趕上現代發展，並在社會與經濟方面自求解放。至於那些和我們沒有同樣迫切處境與需要的人們，我們固然不希望它們在它們的特殊的國家範圍內也採取我們的革命作法，但是我們要求每一人認識當今世界是一個轉變、受革命展望震動的世界——假如不能接受，至少也應當了解。我們起碼要求不要妨礙向新世界秩序方向前進的解放運動。轉變越快越和平，對每一個國家都有利。生活水平的懸殊與經濟先進國家和經濟發展比較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之間的差別，依照公道主義與人類社會良知予以消弭，乃是世界全體國家的共同利益。

二八．但要消除緊張與危機的起因，要向一個比較公平與公正的世界秩序——一個為全體共同利益的秩序——前進，就需要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面採取新的和大膽的處理方法。以舊秩序為根據停留不變的觀念絕對不可能滿足這個要求。如望一九六〇年代真正成

為經濟與社會解放的“發展十年”的話，那麼所有人民與所有國家必須集中人力與物力，共謀全體的福利。唯有動員所有國家的精誠合作，採取多邊式的行動，才能夠解決發展較為落後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問題——這個問題乃是世界整個前途之所寄。

二九．經濟發展先進國家的確有認識需要這種新辦法的表示。但是在這一個方向所採取的行動仍舊是猶豫和試探性的。朝未來目標前進的路線必須要大膽直前，清楚明白。這個路線是要由聯合國來策劃的，雖然我們都認識每一國家首先要負起本國提高經濟發展的責任。就這一點來說，印度尼西亞在它的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八年的八年全面發展方案上已取得巨大的進步。此項方案包括國民生活的全面建設：經濟、工業、文化、教育與社會。該方案總共包括三百四十三項計劃，其預算經費達二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盾，約等於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三〇．如果在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是一個厭戰而殘破的世界的光明希望，現在它必須是重新締造世界的媒介。今日的需要與要求與昨日是不同的。即使今天的聯合國也不是十六年前的聯合國。自從亞非新興獨立的國家出現以來，聯合國的會員國數目已經加倍而且每年都繼續增加。聯合國本身也在一個轉變的階段，需要應付這個階段的一切危險與經常發生的危機。

三一．聯合國現在就面臨這樣的一個危機。這個危機雖然不是因為秘書長達格·哈瑪紹先生突然不幸遇難所造成，却是因此而加劇。他這個人我們雖然不永遠同意，但他的誠意與品格我們是從未懷疑過的。他是我們非常尊敬的一個人。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國際公務員，畢生致力於本組織的生命，並在服務中犧牲了他自己的生命。

三二．是的，本組織有一個生命。生命是需要成長與改變的。最重要的還是聯合國必須應付今天的現實情況。

三三．現實情況之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這個擁有六萬萬以上人民的國家在本組織的合法地位仍舊被剝奪。只要中國和其他國家一天被排除於這個國際論壇以外，會員普及的原則仍舊是一個口號而已。如在以往一樣，我們仍將繼續要求糾正這個情勢。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是以政治現實主義為根據，並決心造成一個強大與世界性的聯合國，使它能夠履行正常的任務。

三四. 因爲目前的現實情況，亞非國家也必須在安全理事會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乃至在本組織的其他主要機構有充分的代表席次。我們認爲依照公允地域分配的原則，本屆大會應該採取積極的行動來擴大這些機構。

三五. 最後，聯合國秘書處本身也必須符合目前的現實情況。秘書長的職務已經變得十分龐大，不是任何一個人所能單獨擔任的。這不是如何找得到一位中立人士或者找得到一位真正的公僕的問題。這是這個職務本身的問題，因爲這個職位已經超過一個單純的行政機構了。秘書長目前的職責包括採取重大的決定，而那些決定的後果往往是具有政治性的。沒有一個人能够被要求單獨地去負擔這樣重大的負擔，即使他有誠意，忠實，能力高強也不成。因此，我們認爲秘書長應有若干同他接近的顧問幫忙他。這是對秘書長本人有益並且使秘書長的職位更符合世界目前現實情況的需要。秘書長固然對顧問人員的選擇必須有充分自由，但是另一方面爲了使秘書處的方針比較平衡起見，顧問人員的選擇必須符合世界目前政治的分裂情況。

三六. 讓我們懷抱一個遠景，把聯合國造成一個在目前指導我們並實現未來遠景的一個有力與有效率的工具。但讓我們也承認即在今天我們已經有一些進步。

三七. 這個擁有一百個主權會員國的大會是朝向自由與獨立前進的具體證明。大會第十五屆會所通過的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可以說是爲解決妨礙今日國際關係的基本問題的更進一步。我們已經有了進展，但需要做的事還很多。

三八. 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還需要在世界各地更徹底實行。我們必須確保此項偉大的決議案的各项條款爲解放與公道而實施，而不致被舊有力量爲了達成其無可救藥的目的而濫用。此外，聯合國仍舊需要實施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各项決議案。巴勒斯坦難民們的苦難可以說是人類的悲劇，不得不使我們全體都感動與關心。這些人的苦難也就是我們的苦難，因此我們有責任去解除它。

三九. 然而大會當前尚有裁軍問題，包括停止核武器試驗的問題。軍備競賽、大規模破壞越來越兇狠的武器的堆存和試驗也就是舊有勢力與新社會勢力之間互相對峙衝突的具體表現，特別是影響到世界上兩

大強國之間的關係；因爲如此，才要求積極與迫切的解決。

四〇. 印度尼西亞在原則上反對任何一國試驗核武器——無論是在太空或在地下或在海洋的深處或遠在外空試驗。代表我們國家社會每一階層的羣衆運動都會出來反對這些試驗，特別是這些試驗經常在試驗國以外的其他區域舉行。

四一. 雖然這些試驗有害，因爲它污濁了我們呼吸的空氣，雖然這些試驗是不道德，因爲它是爲了求其毀滅人類的工具盡善盡美，但是我們也知道單憑取締這些試驗還是不夠的。同時關於在有效的國際管制辦法下實行徹底普遍裁軍的問題上必須達成協議。因爲我們從可靠的消息來源知道美國與蘇聯兩大強國各自擁有把全世界焚燒的足夠武器。這些積存的可怖武器必須毀滅，否則它們就要毀滅我們。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惟有執行普遍徹底裁軍，我們才能够消滅目前的瘋狂情緒，回到理智的路上，消除這兩個對立的世界力量互相毀滅的威脅。

四二. 我們確實相信科學與技術的成果必須用於解救而不應用於創傷，用於促進福利而非苦難，更要使人類的每一個明天充滿希望而不帶來恐懼。我們確信人的才智必須用於和平而非戰爭。

四三. 我們這些不結盟國家根據這個信念並敬盡我們所能去促進世界和平轉入一個新的秩序，因此才於本年九月一日至六日在貝爾格來德舉行會議，我們當時舉行會議因爲相信時間愈來愈短促，同時我們必須盡力設法去除掉當前國際關係緊張與衝突的根源。因此，該項會議在最後宣言中有如下的幾句話：

“要根本掃除衝突的根源就是要掃除所有方式的殖民主義並接受和實行這個世界上和平共存的政策；以這些原則爲南針，這個轉變與衝突的時期可以爲各國之間的合作與友好關係奠定鞏固的基礎...”。

四四. 貝爾格來德會議的確代表我們對促進國際緊張局面和緩化與保障和平的責任感。我們唯一的目的是要把我們的道德力量貢獻給以獨立、平等與社會公道爲基礎的新世界秩序。

四五. 因此，請不要以勢力集團的觀點去評判這個會議。我們並沒有想把我們這些不結盟國家左傾或右傾的趨向紀錄下來；或者我們譴責一方或歌頌另一

方。因為我們來參加貝爾格來德會議不是為了譴責或歌頌而是要發表世界廣大人民的願望。請憑這樣的尺度來評判我們：貝爾格來德會議是否表達世界上芸芸衆生的希望、願望與期望。這就是用來衡量我們將來是否成功的嚴格但是客觀的尺度。

四六。同樣的，這也是用來衡量本屆大會成功或失敗的尺度。但成功將是不易的。要想成功就要以冷靜的頭腦與現實的態度來衡量今日世界上的力量與這個力量在歷史不可阻撓向前推動中的相互影響。

四七。讓我現在談到西伊里安——或西新幾內亞——的問題。這仍舊是印度尼西亞與荷蘭之間的嚴重爭端，且使我們這兩國之間的關係大為惡化。我這樣做特別是為了答覆或評論荷蘭外長在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第一〇一六次會議〕所發表的聲明。那件聲明幾乎完全是論及西伊里安的問題。他甚至代表荷蘭政府請聯合國大會現在就出面干涉並幫助解決這個問題——這是荷蘭政府至今反對的一個干涉行動。

四八。這個問題雖然是由印度尼西亞政府在數年前不顧荷蘭政府的強烈反對向聯合國提出，其最後一次即是在一九五七年。現在是荷蘭政府前來大會請求用和平方法來解決同一基本問題。

四九。這個衝突是什麼？印度尼西亞與荷蘭之間就西伊里安問題之真正爭端是什麼？請問爭執的問題是什麼？

五〇。這是殖民地問題的殘餘，涉及印度尼西亞的一部分領土，當一九四九年底印度尼西亞獨立正獲得承認時所未解決的問題。但是當時一致同意這個爭論的問題——西伊里安政治地位的問題——將於一年以內由印度尼西亞與荷蘭政府通過磋商來解決。荷蘭依照協定¹的明文規定把印度尼西亞完全無條件的主權正式移交印度尼西亞，永不反悔。至於印度尼西亞以前與今天是什麼，從一九四八年的荷蘭憲法就看得出，因為該憲法用“印度尼西亞”替代了“荷屬東印度”的名稱。印度尼西亞就是新近為舊日荷屬殖民地採用的名稱。

五一。西伊里安是這個殖民地領土的一部分。就新近獨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而言，它以往和現在仍舊是其國家領土的一部分。西伊里安現在是共和國版

¹ 荷蘭王國政府及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圓桌會議協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生效。聯合國條約彙編，第六十九卷(一九五〇年)，I，第八九四號。

圖內二十三個區域行省之一。因此，根本沒有所謂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提出領土要求這一回事。一個國家不能對本國領土提出任何要求。對印度尼西亞的主權早已完全與無條件地移交了。

五二。因此現在唯一尚待撤出的是荷蘭的管制與那時荷蘭在西伊里安的軍事當局，這是在殖民地戰爭期間荷蘭再度佔領印度尼西亞那一部分領土以後在該地重新建立的。

五三。我們可以想到荷蘭代表 Mr. van Roijen 於一九四八年當印度尼西亞的獨立問題經由聯合國的干涉而獲得解決的時候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所發表的聲明。荷蘭代表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曾作如下下一項聲明，其意義對我們與對任何人都同樣清楚：

“像我當初所說，爭端不是印度尼西亞是否將實現獨立的問題。所有各方都同意以往的荷屬東印度”——本人再重說一遍：“以往的荷屬東印度”——“應儘速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²

五四。此項聲明，此項官方的承認，的確是與殖民地戰爭的結束有重要的關係。它奠定了舉行圓桌會議共同協議的基礎，結果產生了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印度尼西亞主權的正式移交。

五五。因此，我們覺得西伊里安問題上的其餘困難一定能够憑——進一步的談判覺得解決，由此履行對印度尼西亞徹底與無條件實現獨立的諾言。

五六。請問荷蘭當時於印度尼西亞實現獨立以後對印度尼西亞這一部分領土不肯放手並保留殖民地行政的理由是什麼？是否要我們了解這是必要但係暫時的條件嗎？當時荷蘭政府告訴我們兩項理由。

五七。第一，在承認印度尼西亞獨立把主權正式移交給印度尼西亞的前夕，有一部分好像重要的荷蘭人竭力反對放棄這一部分最富有也最重要的前荷屬殖民地。這種反對的情緒必須予以滿足。圓桌會議的各項協議將維持荷蘭人在新獨立的印度尼西亞所有的經濟利益到一個滿意的程度。而且爲了殖民地威信的殘餘情緒，殖民地的勢力仍舊需要保留一部分。就這一方面來說，當時最容易的機會似乎是這個幾乎完全未經測探及在經濟上未經開發的西伊里安領土。當時西伊里安有七十萬人口，而印度尼西亞的全部人口則爲七千萬。

²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第一三二號，第三八八次會議，第十一頁。

五八。唯有提出這些條件才能使荷蘭國會同意以主權移交給新獨立的印度尼西亞，而當時在國會裏有三分之二多數贊成荷蘭政府的政策。荷蘭政府在這項政治伎倆上獲得成功，並更有假定即在一年以內解決西伊里安問題。

五九。第二項理由是許多印度尼西亞的荷蘭人因為在殖民地時代的印度尼西亞住了很久可能對新獨立的印度尼西亞不再感覺安樂。因此或許應該為這些人保留他們所謂“安全之所”，即所謂一個新生活需要一個新家園，雖然西伊里安能否滿足這個目的，自始就是很可疑的。

六〇。請問如此造成的西伊里安問題對印度尼西亞和對荷蘭有什麼意義呢？

六一。對荷蘭而言，為了政治上權宜之計，這樣做法也許可以說是成功，因為這是滿足當時所需要的某一種殖民地威望。在經濟上，在軍事和戰略上，西伊里安都是毫無意義的。據我們所知，荷蘭人民也未會要求兼併西伊里安或使它脫離印度尼西亞。事實上，圓桌會議的各項協定提到西伊里安仍舊稱之為“郡”——換句話說就是印度尼西亞國家行政的一個行政單位。

六二。對印度尼西亞而言，荷蘭這種政治權宜手段就等於說當時約有七千萬的全部印度尼西亞人民可以自由享受其本國的獨立，但住在西伊里安約佔百分之七十萬人民則為例外。但當時我們覺得這個往後退的一步在一年以內與荷蘭政府談判不久就會糾正過來，因此心就稍安。西伊里安人民從未向荷蘭政府或向印度尼西亞政府要求分開或脫離，以謀任何另一國家的利益。他們為什麼要提出這種要求呢？

六三。事實上，西伊里安的人民充分參加維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的獨立宣言。在荷蘭軍隊再度佔領該領土以後，他們固然局部地被壓制，但是他們身為大印度尼西亞的一部的情感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疑問的。西伊里安的當地領袖們因為印度尼西亞是他們的本國並且西伊里安許多世紀以來也是所屬的一部分，對於印度尼西亞終於成爲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感覺非常高興。

六四。就印度尼西亞來說，這是不拋棄在西伊里安的問題並盡速設法使西伊里安重新受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管制的問題。這是對我國政府與我國人民極其重要的一項國家問題。

六五。荷蘭與印度尼西亞於一九五〇年開始談判以圖解決此項問題。但是雙方在一年內未能將之解決。進一步談判是必要的。但是我們逐漸發現荷蘭方面的態度不僅是不願意而且事實上對解決這個問題懷抱惡意。這個問題的確已成了極其嚴重的一項爭端。荷蘭竟然表示對印度尼西亞這一部分領土具有主權。

六六。雖然一方面口口聲聲說西伊里安人民有自決權，但荷蘭政府順理成章地於一九五二年向國會提出把西伊里安併入荷蘭王國版圖的一項法案。

六七。雖然說要教育西伊里安人民行使自決權，在西伊里安的荷蘭殖民地政府藉現仍留在印度尼西亞這一部分的軍隊的支持，壓迫並打擊主張印度尼西亞獨立的伊里安黨，拘禁他們的領袖們或強迫他們逃亡到印度尼西亞其他部分內的“安全地點”。它們重行使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聲名狼籍的“Boven Digul”集中營。由舊日殖民地官員與警察為領導，它們在印度尼西亞這一部分使用一個恐怖的政權去“反印度尼西亞化”。它們開始用荷蘭語文對西伊里安的貧苦民衆實施殖民地式的教育，以便把他們變成易於管制的殖民地順民。對西伊里安人民的一切教育都是採取反印度尼西亞的方向的。

六八。在這種背景之下，與荷蘭談判解決西伊里安問題註定失敗，是不足為奇的。荷蘭政府現在蓄意對西伊里安加緊殖民地式的扼制，其目的在使西伊里安斷然脫離自由獨立的印度尼西亞。而荷蘭方面的態度不僅是對協定與了解的公然破壞，而且是對在一九四九年所簽訂的印度尼西亞獨立協定的精神的違背。

六九。由於荷蘭方面斷然拒絕談判所涉及的問題，致使與荷蘭方面的雙邊談判終於一九五四年完全失敗，於是我們向聯合國請求協助，仍舊設法尋求這兩國之間爭端的和平解決。此項衝突現在越來越嚴重了。這已成了純粹的殖民地問題。荷蘭政府認為聯合國對這個問題無權管轄，但已失敗了。雖然如此，聯合國大會中的辯論沒有產生任何結果。一項祇是表示希望繼續談判的決議草案³為荷蘭強烈反對，致未能在大會獲得通過。

七〇。但印度尼西亞政府在尋求這個問題的可能和平解決上，表現具有耐心，因為這是對其人民的自由有重大關係的。

³ 大會正式紀錄，第九屆會，附件，議程項目六十一，文件A/C.1/L.110。

七一．在今後的數年，不願荷蘭方面具有何種惡意，印度尼西亞政府在聯合國將繼續採取和平方向的行動。除此而外，我們允許荷蘭保持它的優惠經濟地位——這是一九四九年年年底承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以後荷蘭仍舊保持着的地位。

七二．但是我們所遇到的祇是荷蘭方面的反對，而關於此項爭端和平解決的各項決議案都不能在大會獲得通過。當一九五七年這種情形發生時我們的耐心和善意皆已真正耗盡無遺。聯合國既然不能，或者更正確地說，不願協助解決這個問題，致使我國政府除了自行尋求解決而外，別無他法。在今日的世界，這就是說基本地要依賴本國的力量。但大會大多數會員國支持我們的要求——就是為我國人民自由的要求——使我們感到莫大的安慰。這就加強我們用盡所有一切方法繼續為西伊里安人民的自由而奮鬥的決心。

七三．印度尼西亞和荷蘭之間的惡化關係不容再有忍耐與善意。荷蘭以往所作的主張，即保留在印度尼西亞的經濟地位——這的確是特權地位——已經不再能維持了。那早就會成一個破例的情勢。荷蘭人在西伊里安的軍事與壓迫性的措施，對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自由與民族團結的顛覆活動——這是從印度尼西亞獨立以來就開始的——凡此種種必須停止。即使在印度尼西亞實現獨立以後，他們在腦海中仍舊保存的殖民地政策必須永遠從印度尼西亞國土上掃除出去。

七四．我們很有理由相信荷蘭對印度尼西亞的殖民主義政策逐漸地不再以維持荷蘭在該區域的利益為出發點，甚至也不再以維持荷蘭國家威信標準為根據，但荷蘭一部分領袖們反印度尼西亞的情緒愈來愈成了荷蘭政府應付印度尼西亞問題的無理智的方針。

七五．因此，我國政府不僅在政治上且在經濟與軍事上採取了全面應付荷蘭的政策。我們對荷蘭從殖民地時代保留下來的經濟利益採取必要的措施；我們充實我們本國的軍事力量來應付荷蘭在西伊里安境內與在附近的軍事準備，因為西伊里安已經成了威脅與顛覆活動的大本營。我們與荷蘭的關係早已完全斷絕。

七六．同時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能夠鞏固我們國家的政治與物質力量，並開始實行全面的國家發展方案以求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與我們人民的解放。這個方案並沒有把西伊里安排除在外，雖然這個方案由於荷蘭在西伊里安延長殖民地式的佔領致妨礙了實施。

七七．在荷蘭人民眼中，印度尼西亞的解放永遠被描寫成了可怕的事。我們知道一個殖民國家放棄它的殖民地領土是不容易的，即使是為了人類的自由。事實上，我們是從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經過慘烈的殖民地戰爭才獲得自由的。在印度尼西亞實現獨立以後，有一部分荷蘭人心中可能仍留存着仇恨與失望的情緒。

七八．於這兩國人民之間建立新的友好關係需要雙方的善意與諒解，但現在必須以兩國的相互自由為基礎。但是這個愈來愈嚴重的西伊里安問題妨害了這些努力。兩國政府間的關係愈來愈惡劣，直到所有關係，其中自然包括經濟關係，完全斷絕為止。

七九．請問荷蘭目前的公眾輿論是什麼？現在在荷蘭有許多用意良好的人了解這個問題的意義和受到了影響的是些什麼利益。他們現在認識荷蘭與印度尼西亞之間的西伊里安問題祇有給荷蘭人民帶來麻煩，只有引起印度尼西亞的仇恨，得不到亞、非國家人民的同情乃至世界大部分人民的同情。

八〇．荷蘭在印度尼西亞喪失了較大的利益乃是非常明顯的事。讓我們不要忘記西伊里安本身的困難情況。西伊里安的居民現在充滿了恐懼、不安與不穩定的情緒；不但當地居民如此，而且荷蘭官員與荷蘭的殖民亦復如此。因為反荷蘭的行為而被監禁的千千萬萬男女人民就是荷蘭在西伊里安殖民地式冒險勾當失敗的鐵證。反抗殖民地政策的印度尼西亞人民被驅逐出境送往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國境者每個月有一百人之多，而在過去兩年內，荷蘭官員與荷蘭殖民已經大批開始離境——他們不是回到荷蘭就是向澳大利亞移民。到去年六月為止，離開這個冷淡無情的地方——這就是說對荷蘭冷淡無情——前往澳大利亞的西伊里安荷蘭居民已經有一萬三千人。預期於今年回荷蘭的荷蘭人還有一千人以上。在目前這個時候，就有四百人在從西伊里安乘船回荷蘭去。

八一．當初一度考慮為印度尼西亞荷蘭人設“安全地點”的理論現在變成徹底的失敗。因此這個西伊里安的爭端乃至與印度尼西亞的衝突現在成了荷蘭人民與荷蘭預算的一大負累。荷蘭政府不願它在印度尼西亞以及在全世界的較大的利益，而要在西伊里安維持它的殖民帝國是否明智，愈來愈可疑了。正如我們所聽到的這個問題已演變到了一個程度，使荷蘭議會現在

考慮斷然放棄荷蘭管制西伊里安的權力，乃至它們所謂的主權。

八二．總而言之，在荷蘭有許多人現在覺得作為印度尼西亞領土一部分的西伊里安已到完全應該歸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時候。實際上，在一九四九年當時存在的許多困難使荷蘭爲了權宜之計不得不在西伊里安維持殖民地統治的政策，今天在荷蘭已經沒有這種困難了。

八三．一部分荷蘭人民，其中有著名人士與代表荷蘭頗爲顯著的公共利益的人士，在過去兩年來，曾不斷地游說我國政府乃至游說蘇加諾總統本人，以便協助西伊里安爭端按照業已轉變或正在轉變中的情況得到滿意的解決。他們同意移交西伊里安的主權，不僅藉此恢復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領土完整，並使荷蘭與印度尼西亞之間的正常關係，特別是經濟方面的關係，重新恢復。

八四．有人指出，這種解決不應解釋爲一方的勝利和另一方喪失顏面。我們在印度尼西亞充分認識這個問題，且將在這一方面盡其所能去滿足荷蘭，即使相當犧牲我們國家威信，亦所不惜。

八五．我國政府與蘇加諾總統本人感謝這些用意良善的荷蘭人所盡的努力，因爲在我們看來，這些努力是出於誠意並被假定是代表荷蘭國家若干重要的團體的比較現實與忠實的觀點的。

八六．就我國政府而論，我國總統最近宣佈且再次宣佈倘荷蘭政府——由於情況改變——表示現在願意放棄它對西伊里安的主權，並謀荷蘭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之間的爭端的滿意解決，我國政府也準備重開談判以便根本解決這個問題。我國政府認爲最好解決仍舊是將西伊里安的行政權移交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完全結束在印度尼西亞的殖民主義。這是對兩國之間的關係最爲有利的事。由此兩國之間的正常關係就可恢復，使兩國有享受充分互惠的機會。此外，我們這樣做也會幫助世界上這個重要區域的穩定與和平。

副主席 *Mr. Nosek*(捷克斯拉夫)代行主席職務。

八七．但至今我們還未曾看到荷蘭政府任何面對現實的表示。在這個時候，我們爲恢復西伊里安同胞自由的努力，在本國這一部分掃除殖民主義的努力都不能減少。對我國及我國人民而言，這是和平與安全問題。我們在西伊里安準備和荷蘭人鬭爭到底。這

是我們的任務，我們民族的任務，我們是不能畏縮的。

八八．也許有人還未認識在實際上，作爲我國一部分的西伊里安即使經過了荷蘭十六年的長期殖民佔領與荷蘭爲達到長期佔領所作的種種努力，實際上從未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分開。在政治上，社會上，甚至在憲法上，西伊里安從未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分開。

八九．雖然祇是受荷蘭人繼續佔領所引起緊急局面的限制，我們一向視西伊里安爲我國領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有其合法地位。

九〇．如本人所說，西伊里安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一省，換句話說，就是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行政上劃分的二十三省之一。我們至今未能在西伊里安大島上充分行使行政權，固屬事實，但是我們在靠近西伊里安大島的某一地方有西伊里安省政府，這仍舊是屬於西伊里安省領土的行政區域範圍以內。

九一．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各省都有完全的地方自治。它們各有地方議會。行政首長則爲當地人民所推選的省長，甚至地方軍區的司令，我們也讓當地人民選擇。此項原則對西伊里安省也同樣適用。西伊里安也由當地出生的人士代表參加印度尼西亞國會、最高諮詢議會與共和國最高的機關人民大會，也參加國家的所有其他憲政機構，包括國家設計委員會。

九二．一位在西伊里安出生的人士也參加我國出席本屆大會的代表團。是的，這是一位西伊里安的土生人士，代表九千多萬人民的自由獨立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這位代表就是 *Mr. Dimara*。他曾經在西伊里安的荷蘭殖民地政府監牢中被監禁七年，僅是因爲他要西伊里安的人民享受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爭取的自由。他祇是在去年十月才被釋放的，因此他能夠告訴各位關於西伊里安情勢的真相。該地的真相是荷蘭人以恐怖與挫敗的情緒去統治，以一個殖民地政權本質上所有的壓迫與恐嚇爲手段並出賣荷蘭政府所極力宣佈的民主與自決的理想。

九三．西伊里安仍舊處在落後的狀態中，而這一區域的自由發展與印度尼西亞其他區域的自由發展越來越顯得懸殊。最爲不堪的就是當地人民經常地感覺恐懼、挫折與紊亂。這個問題本身是一個人道問題。

九四．就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而言，西伊里安作爲一省自然被包括在業已開始執行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

八年全面國家發展方案之內。就像印度尼西亞其他部分一樣，學校、醫院與公路將要建立；各種工業也將建立。許多西伊里安土生子弟們現在已經在印度尼西亞的其他地點受教育或尋求工作。對那些還留在西伊里安的青年們當然更須注意並予以優先權。這一步祇有等待該地從荷蘭殖民地政權手上解放出來，才能辦理。我們不能忘記這個問題的人道方面。我國政府自然最爲關切西伊里安我們這省同胞們的前途與福利。

九五。任何人都不必告訴我們什麼是對西伊里安人最好的，或者自己都不相信的“民族自決”那些美麗的神話。爲什麼我們同胞們的自決權要讓他人來決定？我們六年前已經行使這個權利了。我們是奮鬥爭取得來的——這不是他人給我們的恩惠——而是我們以血汗與淚爭取得來的。我們現在決心以全力與所有一切辦法保衛我們堅苦爭取的權利。

九六。荷蘭外交部長 Mr. Luns 現在前來大會提出一項解決西伊里安問題的計劃。這就是荷蘭政府十一年來未予解決的問題。這十一年把荷蘭與印度尼西亞的關係毀壞了，不但任何人得不到好處，而且也絕對不符合荷蘭人民本身的利益。他們未能使西伊里安的人民生活有任何改善。這是一個悲劇。然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在基本上仍是簡單的。這基本上是一項殖民地問題。如我剛才所說，這仍舊是在印度尼西亞自由與獨立範圍以內爲西伊里安取得自由的問題。因此最好的解決辦法仍舊沒有兩樣。

九七。蘇加諾總統在九月二十七日評論 Mr. Luns 的計劃時曾經這樣說：

“荷蘭最好不過立即把它的權力直接移交印度尼西亞。但如荷蘭爲某些緣故在立即移交權力的上需要聯合國爲媒介，那麼印度尼西亞就準備嚴重考慮這種提議。

“如果不是以此爲假定，聯合國的任何干涉祇有使這個問題更尖銳和更富爆炸性。關於將權力緊急移交印度尼西亞的問題，現在已成了世界這一區域的安全問題了。

“我們的任務是要維持世界這一部分的和平，但荷蘭與聯合國也同時需要積極幫助達成這個目標。”

九八。讓我們現在來詳細地研究一下 Mr. Luns 的計劃。讓我們不僅從我本國政府的觀點及從西伊里

安的真實情勢來看，不僅從西伊里安人民最高的利益的觀點來看，並且從我們所了解的荷蘭人民的最高利益來看，此項計劃是有助於這個問題最良好的解決。我們確信特別是在這個時候，這個問題可以按照對所有有關方面有利與滿意的方法和平地予以解決。荷蘭在放棄於印度尼西亞殖民地主義的殘餘勢力以後，就可以和亞非國家，特別是和印度尼西亞，建立最良好的關係。西伊里安的七十萬人民以後就能够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九千萬同胞們共同負擔國家安全的重要。西伊里安的人民最後就能够和印度尼西亞其他部分的人民一樣，充分行使地方自治。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就全國來說，一定也是此項和平解決受惠國之一。

九九。這樣一來不僅使我們完成爲獨立的鬪爭，而且我們這一區的和平與安全也不會再受威脅。再進一步的是我們與荷蘭之間的關係可以正常化，結果西方國家與印度尼西亞關係上的互相抑制狀態就可以消除。

一〇〇。不幸，Mr. Luns 的計劃有一點使我們立即感到不安。我們認爲他犯了兩項嚴重的錯誤。

一〇一。第一，他提出解決西伊里安問題的計劃好像這個問題並沒有和我國衝突的地方——換句話說好像這是光是取消殖民地統治的問題，又好像這個問題沒有任何黑暗的背景，因此他到這裏來用不着解說似的。

一〇二。第二，他好像又說這個問題的和平解決縱無印度尼西亞參加或合作，也可以達到。

一〇三。因爲這兩項基本的錯誤，他的計劃即使獲得採用，不能、也不會解決任何問題。它將不會解決與印度尼西亞之間的爭端、衝突，因爲這是問題的關鍵。Mr. Luns 不能肆無忌憚地漠視這個爭端的對方，即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政府，乃至我國人民。假如他認爲可以，那末他就犯了重大的錯誤。

一〇四。請問他需要的到底是什麼？他的意思到底是什麼？他所想像的解決到底是哪一種解決？他要西伊里安的“脫離殖民地化”。請問這是否已經遲了十六年或至少遲了十一年？在我們看來，這並沒有什麼進步。當西伊里安——印度尼西亞的一部分——被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解除殖民地統治的時候，事實上隨後在這個領土重新實行殖民地統治的乃是荷蘭政府。

一〇五。因為這個理由，Mr. Luns 提出的所謂“解除殖民地化”的計劃並沒有給我們深刻的印象。此項計劃失却它的道義基礎。提出此項計劃的緣故可能祇是因為荷蘭企圖擺脫在西伊里安由於本身目光短淺與專制的殖民政策所造成的矛盾情勢。縱屬如此，如果這是荷蘭政府要解除矛盾的一種認真表示，我國政府爲了西伊里安的同胞們着想，也願表示歡迎，因為他們在印度尼西亞的這一部分領土遭受荷蘭長久殖民地統治的痛苦已經太久了。

一〇六。雖然如此，這種“逃避”的政策不應具有反印度尼西亞的精神，其目的不應爲促使西伊里安脫離印度尼西亞的民族體系，即使“民族自決”的口號也不能用作違行這種目的手段。

一〇七。關於這個問題，關於荷蘭在這個問題所採取的政治變通政策的歷史事實應該已經讓大會知道荷蘭對西伊里安的政策與西伊里安人民自決權過去和現在都沒有關係。當荷蘭政府在一九四九年重新在西伊里安實行殖民統治之後，又於一九五二年把這個領土歸併爲荷蘭王國領土的一部份的時候，西伊里安的人民從未被徵求過同意，也甚至未被徵求過意見。現在所謂西伊里安人民自決的新藉口是荷蘭方面爲了應付國際輿論作爲一種政治上權宜之計而用的理由。荷蘭的國際公法教授與在一九五七年前多年來擔任荷蘭出席聯合國代表團團員的 B. V. A. Röling 教授於一九五八年，在荷蘭出版的一本書，叫作“新幾內亞——一個世界問題”⁴，其中已經把這一點很正確地指出。

一〇八。再讓我們密切注意一下荷蘭政府所成立的所謂“巴布亞議會”，這是大會已經獲悉的事。這個議會在西伊里安成立，表面上是當地人民的代表會議。據 Mr. Luns 說，這是向自治目標的第一步。

一〇九。在一九六一年四月五日才成立的巴布亞議會自然是以荷蘭殖民地政府所指派的荷蘭官員一名爲首。議會的執行秘書也是同樣指派的。用不着說，這個議會的工作與政策完全是受荷蘭的主席與執行秘書所支配。順帶要提到，這個議會的組成份子主要是荷蘭人和一些被荷蘭人用各種方法引誘成爲親荷蘭的西伊里安人，其中多數還是殖民地政府的官員。請問在這樣的一個議會，西伊里安人民還有什麼自決的可能？

⁴ Nieuw Guinea als wereld problem, Assen, Van Gorcum.

一一〇。假如荷蘭政府容忍自決權的話，那末顯然祇是爲了那些可以變成親荷蘭份子並且受荷蘭官員支配與經常受荷蘭軍隊恐嚇的那些西伊里安人。

一一一。事實上，荷蘭在西伊里安的全部殖民地行政與政策祇能憑荷蘭的軍事力量維持的。

一一二。關於這一方面，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依照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第四段的規定，凡是對獨立人民的一切武裝行動或所有各種迫害性的措施必須停止，以便他們能夠和平地與自由地行使完全獨立的權利，並保障他們國家領土的完整受尊重，而關於這一點，Mr. Luns 的計劃，竟然隻字未提。這一段雖然是特別適用於西伊里安的情勢，可是竟被 Mr. Luns 很方便地完全抹煞了。

一一三。沒有自由的自決當然是荒誕無稽的。因此，這個所謂巴布亞議會所採取的第一項行動顯得離奇古怪。這個議會的第一項決定，事實上是很露馬脚。這是荷蘭主席所提議——毋寧說是下令——的一項提案，因此自然獲得議會全體的通過。此項提案是向海牙的荷蘭政府發出電報一通，以西伊里安人民的名義表示該議會對渥朗基(Orange)王室，換句話說對荷蘭王室永遠効忠，並且表示與荷蘭人民的關係牢不可破。

一一四。現在請問究竟要教育西伊里安人民獨立呢或是要教育他們永遠依賴荷蘭？巴布亞議會這一件電報雖然不足爲奇，但是很顯明地暴露荷蘭殖民主義者的心理。它一再證明荷蘭對西伊里安的政策是乾乾脆脆的殖民地政策。我還可以補充一句，在這個反殖民地時代，這是一個相當陳腐的政策。

一一五。因此，有思想的人難於認真接受荷蘭政府對於自決的一項聲明，是不足爲奇的了。

一一六。如果大會有些會員國仍舊覺得荷蘭政府目前這項計劃所提出的“自決”口號動聽的話——在認識西伊里安的荷蘭殖民地政府的真相以後，我頗懷疑是否會認爲如此——讓我再說到荷蘭政府在聯合國以往的官方態度。

一一七。一九五五年當第三委員會把關於民族自決權列入人權公約草案第一條的時候，荷蘭代表團曾經表示反對。荷蘭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對有關自決權行使的其他項目的態度是這樣的：

一一八。它未支持摩洛哥人民的此項權利。它未支持突尼西亞人民的此項權利。它也未支持阿爾及利

亞人民的此項權利。它對於西南非洲和任何其他非自治領土人民的此項權利也未予以支持。它在聯合國對於自決權的實際行使也從未投票贊成。

一一九。荷蘭代表團雖曾投票贊成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的大會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但自此以後對於各地人民行使自決權，都表示猶豫而不願予以支持。荷蘭代表團在一九六一年四月間不允支持關於重申安哥拉人民自決權的決議案〔一六〇三(十五)〕，雖然此項決議案明明是以決議案一五一四(十五)為基礎，且要對安哥拉加以適用。荷蘭代表團近在一九六一年八月間對於突尼西亞之人民要求對比塞大行使其合法權利也不予支持。

一二〇。我很抱歉地說，我們對於荷蘭的自決觀念不敢認真地去看。現在 Mr. Luns 對西伊里安的一項計劃高舉自決的口號，我們不要受其所蒙蔽。事實上這個口號的破綻早已在大會、在西伊里安、甚至現在在荷蘭本國也都被看穿了。

一二一。數年前當西伊里安的問題在聯合國提出辯論的時候，伊拉克代表正確地指出：

“除了毫不相干的理由而外，殖民地國家所要的自決把戲只不過是要繼續它們在殖民地領土的地位的偽善手法而已。荷蘭政府在採取如此立場以前，先去檢討一下過去十年來對自決問題將採取的消極態度，倒不失為明智之舉”。⁵

一二二。讓我提醒大會注意馬來亞聯邦代表 Mr. Ismail 於一九五七年大會辯論這個項目的時候就西伊里安問題所說的話。Mr. Ismail 尖銳地指出荷蘭對自決權行使所作的許多諾言，“在殖民地的人民來說是空洞的”。他又說：

“當林肯在這個國家(美國)解放奴隸的時候並沒有等到這些黑奴表達他們的意願和有自決機會以後才做的。林肯因為奴隸制度是對人類的一種罪行，所以予以廢除。聯合國在討論及殖民主義的問題時必須適用相同的標準”。⁶

一二三。這種開明的觀點是許多人皆贊成的。荷蘭本國也有很多人——用意善良的人——具有同樣的

⁵ 此項陳述是在第一委員會第九一二次會議發表的，那次會議的正式紀錄祇以簡要紀錄印行。

⁶ 此項陳述是在第一委員會第九〇七次會議發表的，那次會議的正式紀錄祇用以簡要紀錄印行。

想法。Röling 教授在剛才我已經提到的著作中對聯合國討論這個問題有如下的一段——我引他的著作第七十二頁為證：

“可了解的是”——我要重述一遍：“可了解的”——“許多代表對荷蘭方面關於巴布亞人自決權的理由亦不認真加以看待”。

一二四。此外，Mr. Luns 所屬的天主教黨有一位著名的黨員尼孟根 (Nijmegen) (天主教大學的 Duynstee 教授) 僅在上個月於於特萊赫特 (Utrecht) 學生協會發表演說中提到荷蘭政府對於西伊里安人民為本身前途自作選擇的權利而所作的諾言——這就是所謂自決權——現在我引他所說如下的一段話：“實際上這不過是舞文弄墨而已”。Duynstee 教授用更強硬的話，形容他們所謂的選擇“祇不過是騙人的”。

一二五。是的，荷蘭的政策，包括 Mr. Luns 提出的計劃所列舉的種種手法，是和西伊里安人民的自決毫不相干的。今天，如以往一樣，這不過是荷蘭政府的自決，有沒有一個巴布亞議會毫不生關係。

一二六。我們所能期望於 Mr. Luns 計劃的是什麼呢？Mr. Luns 計劃照其現有的規定，因為忽視這個問題的背景，漠視荷蘭與印度尼西亞的衝突，所以絕不能解決西伊里安問題。所謂解除殖民地化與西伊里安的“自決權”等等說法都是欺人、甚至於是自欺之談。

一二七。依照此項計劃，在當地人民的自決權獲得“正當保障”之前，荷蘭不放棄對西伊里安的主權。請問將是什麼時候？除了荷蘭以外，顯然沒有人會知道。

一二八。此外，在西伊里安的數千荷蘭官員將無限期地留在那裏。當然除了新殖民主義而外，還能有什麼其他解釋呢？這是另一個剛果，另一個卡坦加。

一二九。我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以往在印度尼西亞的痛苦經驗。當時荷蘭政府在印度尼西亞到處出賣這個所謂“自決”的口號，違反印度尼西亞全體人民早已表示自決的願望，這是他們“分而治之”政策的一部分；這個政策我們太熟悉了，並且大會其他會員國也有不少對它有所認識。

一三〇。在自決的幌子之下，他們居然在殖民地戰爭的時期於印度尼西亞領土內成立了好幾個小的國家，利用它們的傀儡為首長，去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對抗並從事顛覆活動。

一三一。當這項政策失敗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通過了那一次考驗的時候，他們於一九五〇年又作了一次嘗試。他們利用在麻六甲（Moluccas）的荷蘭殖民地部隊的叛變，製造所謂“南麻六甲共和國”。這個嘗試幸而被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國民革命軍很快地就粉碎了。

一三二。我國政府既然知道西伊里安荷蘭殖民地政權的反印度尼西亞措施與宣傳，又知道對自決權的古老宣傳伎倆，現在認真地反問 Mr. Luns 此項計劃的動機是否爲了在西伊里安成立一個所謂“獨立”的民族來對抗印度尼西亞？我國政府這樣想法，是不足爲奇的。不過人們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但是我們對本國人民，特別是對西伊里安省的同胞們，負有重大的責任。

一三三。如果 Mr. Luns 心目中有這個意思，那就是反對我國人民的自然成長，反對反殖民地化、讓人民建立自由國家的合理與真正目標。自決權不應用於分裂一個國家而應用於民族團結與促進一個強大與穩定國家的成長。對於正在爲擺脫殖民主義而奮鬥的國家這是特別重要的。這樣一個國家的疆界當然就是以前殖民地領土的疆界。這是非常明朗而簡單的問題，不應把它弄得複雜。

一三四。關於這一點，讓我追述塞內加爾共和國外交部長的聲明。他很明顯地說：

“自一個殖民地領土臻達獨立之日起，它的新主權必須要在殖民地主權所及的範圍以內行使。”〔第一〇一二次會議，第四四段。〕*

這正是荷蘭政府在以往十二年來對西伊里安問題想推翻及想防止的事。

一三五。曾經與殖民主義作戰並爲自由與獨立奮鬥的亞、非人民，一定會明白地認識荷蘭政府的企圖和伎倆就是：新殖民主義與對自由與獨立的顛覆。

一三六。我相信我能够替從達卡至馬尼拉的亞、非國家說話。是的，連馬尼拉在內。讓我引菲律賓有力量的民族主義報紙“Manila Chronicle”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就 Mr. Luns 計劃所作的社評。它說：

“印度尼西亞正確地要求收回爲其領土一部分的西伊里安，而荷蘭的提案當然是要挫折印度

尼西亞人，俾荷蘭能够在亞洲保留它唯一剩下來
的殖民地。但荷蘭的提案既無新穎之處，又不道
德”。

這篇社論又說：

“況且沒有理由相信聯合國將爲這種殖民地詭計所欺騙。因爲比利時決心保留它在非洲那個鑽石豐富的殖民地，利用傀儡去宣佈所謂剛果合法部分的卡坦加是一個獨立國家，聯合國早已弄得焦頭爛額... 亞洲人民應特別厭惡荷蘭人的詭計，因爲如果西伊里安成了亞細亞的卡坦加，那末在這些區域的和平就不會穩定的。”

一三七。讓我們提防另一個剛果事件，另一個亞洲的卡坦加事件。這是 Mr. Luns 現在的計劃可能造成的。這個計劃甚至可能會引起更嚴重的後果與更嚴重的衝突，一個不僅限於我們兩個之間的衝突。

一三八。我相信 Mr. Luns 對這個西伊里安問題就以往數年的發展情形不至於完全不認識會有引起嚴重衝突的可能性。事實上，如果我了解他在九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正確的話，他向聯合國提出——他的計劃是根據故秘書長 Dag Hammarskjold 的一套理論，即聯合國不僅被利用爲尋求和解的有力工具，同時要抱着防止衝突爲目標。Mr. Luns 站在這個基本的理論上想利用他的計劃去“幫助消除危險的發展”。既然這樣，就讓 Mr. Luns 和我們至少在某一方面有同意的範圍；換句話說，就是西伊里安的爭端可說是一項危險的發展，並暗藏着引起嚴重衝突的可能性，應該及時予以制止。但不幸，Mr. Luns 的計劃不能也不會制止這種衝突。荷蘭與印度尼西亞的衝突仍舊不會解決的。衝突將來會愈來愈惡化。該計劃將不會解決西伊里安的問題，也不會對和平有利。

一三九。請讓我在結束發言的時候作一項建議。爲了誠意幫助解決西伊里安的爭端，所以要作此建議，因爲此項爭端妨礙印度尼西亞與荷蘭的關係太久了，又妨礙和平與西伊里安人民的和平發展太久了。

一四〇。第一，Mr. Luns 的計劃依其現有的形式不能和平地解決西伊里安問題，因此不能解決印度尼西亞與荷蘭之間的爭端。

一四一。第二，如荷蘭政府真心誠意放棄對西伊里安的主權並結束該領土的殖民管制，那末我們應該歡迎，這個動機作爲認真解決印度尼西亞與荷蘭在西

* 根據口譯的臨時英譯文。

伊里安問題上的衝突的出發點。事實上，這樣一來，印度尼西亞與荷蘭之間爭執的起因就會消除了。

一四二. 第三，爲完成此項解決起見，只需荷蘭將西伊里安的行政權有秩序地移交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但要以雙方合作的精神以及彼此均欲使印、荷關係正常化的願望爲基礎。

一四三. 第四，倘若聯合國爲了要幫助實施這樣一個計劃——如果如此需要的話——設立一個特別機關或指定一個特別當局代表聯合國俾能逐步達成解決，我國政府絕不反對。

一四四. 第五，此項計劃如以大會議案一五一四(十五)，即 Mr. Luns 的方案所指的決議案爲根據，則應適當顧及該決議案的第六段規定。該段說：

“凡以局部破壞或全部破壞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爲目的之企圖，均與聯合國憲章之宗旨與原則不相容。”

一四五.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就本身而言，在聯合國的協助下，自當恪守這一項原則，即西伊里安的當地印度尼西亞人民將有充分負起該區域地方自治的責任。這是和共和國現有的其他自治省份相一致的。

一四六. 第六，印度尼西亞決議案所遵守並且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爲爭取自由與獨立所奉的一項現行原則，即民族自決權不應被濫用，而且不應被用於違反西伊里安人民的真正利益，顛覆已經獲得的民族獨立。

一四七. 第七，若望西伊里安問題得到和平解決，就必須儘早解決。

一四八. 第八，印度尼西亞政府準備盡其力量依照所指人才、技術乃至財政協助各方面的原則幫助聯合國迅速解決西伊里安的問題。

一四九. 我認爲這是具有建設性的一種做法。我剛才所指出的解決方法是聯合國能夠提供協助的最好解決方法。像 Mr. Luns 計劃裏所提議的“解決”，我們將予拒絕，堅決地予以拒絕。荷蘭政府如果認爲適宜實施這樣的一項計劃——換句話說，就是不顧印度尼西亞，甚至認爲印度尼西亞不存在而單獨地去解決西伊里安問題——那末我就要鄭重地告訴大會，印度尼西亞政府和人民除了同樣地單獨去解決西伊里安問題以外，別無他途可循。

一五〇. 我們堅信西伊里安將來定會完全回歸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無論如何，西伊里安是我國的一部分。西伊里安人民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同胞，這是絕無疑問的。

一五一. 我們祈禱上帝保佑我們爲自由、道義與和平而奮鬥。

一五二. Mrs. MEIR(以色列): 當我們每年在這裏聚會繼續尋求確保世界和平的方法的時候，我們發現兩件真理比任何其他更爲重要。

一五三. 第一，世界各國人民所要求的是和平而非戰爭，我們的世界充滿了許多恐懼，但是最令人恐懼的乃是戰爭的恐懼。

一五四. 第二，雖然年年召開無數次的裁軍會議，雖然人人都認爲在我們這個時代戰爭非但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而且祇會毀滅文明，但是這個戰爭的幽靈愈來愈接近，使我們全體都感覺到死亡的氣息。人們的心中充滿了痛苦的鬭爭。一方面，我們現在幾乎有探索宇宙秘密的無窮盡可能性；人類有科學能力通達其他行星並征服大自然。但在另一方面，災禍的幽靈因爲這些科學成就而顯得更迫近。在這個時代，一有宣佈新的科學成就，馬上被變成毀滅的潛伏力量，請問這不是一個可悲的現象嗎？因此無怪我們有時候想到一個問題，就是渴求更多的知識是不是就會造成生命源泉的枯竭？

一五五. 在過去五十年內，世界已被投入兩次世界大戰。我們多數人都記得這是我們這一生所發生的事件。兩次大戰之後，勝利者認識除非安排辦法去確保將來不致再發生新的戰爭，勝利是無從真正實現的。因爲這種認識才產生了兩個國際組織：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國際聯合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聯合國。

一五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戰的這一代人很有理由指責他們的前輩讓國際聯合會失敗並讓世界再度發生戰爭。請問失敗是否由於國聯盟約弁言缺少崇高的原則呢？不是。錯誤並不在盟約缺少原則而是在缺少把這些原則付諸實施的決心。國聯的失敗使希特勒政權有機會把世界再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一五七. 在兩次大戰之間人類進步了。科學突飛猛晉，結果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更爲可怖與慘烈。戰勝者於是以更嚴肅的態度，在千百萬無數的戰

爭犧牲者的鬼魂冥冥監視之下建立了另一個世界組織，以免後世再遭戰禍。

一五八．憲章於是擬具了。請問我們的憲章的弁言是否缺少任何崇高的原則呢？不是。

“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力行容恕，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集中力量，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

所有原則都具備而且詳盡寫出。

一五九．在金山會議時大家承認這是一個為衝突所分裂的世界，各國間利益衝突將會繼續發生，因此憲章想盡種種方法使這個有組織的國際社會去維持和平。

一六〇．追求和平與國家間友好關係最顯著的觀念無疑是談判——解決國際爭端的方法，除了談判就是戰爭了。

一六一．當這種解決國際問題的方法被拋棄的時候，事態就會糟了，而且有關的方面都被捲入漩渦。談判並不就是在原則與信念上讓步。但談判却表示要求和平共存的誠意——雖則觀點容有不合，但不必拼個你死我活。談判可以防止戰爭以及冷戰與熱戰的威脅。

一六二．如果說目前的緊張局面有一線希望的話，那一線希望就在於與目前最危險的國際衝突有關的主要國家正在從事直接談判。我們熱烈希望這些主要國家將不中斷這些談判，即使基本上的分歧仍舊存在，和平的威脅仍舊嚴重。

一六三．雖然如此，我們這些弱小國家不能祇是勸告強國們去談判而本身袖手旁觀。世界期望我們對國際和平作出切實的貢獻。

一六四．現在國際大局不僅是有那些重要的衝突。在世界許多地區，有鄰國之間的爭端，有未解決的問題，有和平關係缺乏的現象，有恐懼侵略與軍備競賽的事實存在。我們必須回顧一下，在我們這個時代，和平與戰爭之不可分，較當初發明這一句話的時候更甚。我們之間沒有人能夠確信任何地區的地方衝突不會漫延或把強國們都拖入漩渦。

一六五．因此，我們要自行實行向大國們所提出的忠告。我們的責任是要擴大和平、安定與國際友好的範圍，決心減輕地方的緊張局面，制止地方的擴軍與利用直接與有毅力的談判來解決我們小國之間可能牽

涉到的任何衝突。說到這一類的地方衝突，現在還有不少，各位代表們在這些辯論中也曾提到了。我們也許可以以身作則，向大國們示範。

一六六．無論如何，任何人都不能一方面向他人教導談判的責任而對本身所牽涉到的衝突則拒絕實行談判。弱小國家為改善國際情勢的具體貢獻，在於弱小國家們互相對待的正當行為。很不幸地，在許多情形之下，憲章所規定的行為標準與這些國家對待彼此的實際行為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大會為加強憲章各條款的遵守，最近若干年來通過了若干與和平共存及各國間國際合作的原則有關的決議案。例如在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八年與一九六〇年，都有這一類的決議案獲得通過。

一六七．現在我不需要引這些決議案的案文。現在祇須說，這些決議案一再鄭重重申關於遵照憲章規定維持與鞏固國家之間和平與和諧關係的若干項基本原則——特別是尊重彼此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不侵略，不干涉彼此的內政，以和平方法解決爭端與譴責可能造成威脅或破壞和平的所有宣傳或煽動的方式。

一六八．我們都知道不是所有曾經投票贊成這些決議案的政府都把它們付諸實施。現在的確是重申這些原則並使它們對會員國發生約束效力的時候了。我們如果真的認為有遵守這些原則的必要，我們就應該把這些原則列入一項有正式約束力量的文書中使每一國政府毫無保留地承允在外交行為方面履行這些原則。我們認為這樣做頗有遠大的政治與心理影響。我希望這一點意思將受到認真的考慮。

一六九．本人在結束這一問題之前還有另一點要提一提。這是與在這個會所和在本屆大會期間據憲章的精神的行為有關。我覺得我們應該在法規和在行為上確定要求避免對其他國家用兇狠與毀謗性的語言並依據一般接受的議會標準來進行議事，不損本組織的莊嚴。批評彼此的政策當然是合法的，但即使如此，我們仍應該盡量自抑。本人覺得惡意攻擊其他國家，煽動戰爭與毀壞另一會員國的語言，確實破壞憲章並違背本組織所象徵的一切。

一七〇．如大會能夠在重新致力於普遍與徹底執行談判原則上獲得成功，那末本屆大會就不愧為有歷史價值的屆會了。

一七一．關於裁軍的討論與會議乃是三十多年來國際上常見的事。在國際聯合會主持下於日內瓦舉行

裁軍討論已有多年，後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中斷，裁軍討論又於一九四五年在聯合國主持之下恢復舉行。

一七二．自一九四五年開始舉行以來，又十五年了。會議時開時停。大會每年都通過無數決議案。然而軍備競賽目前正在全力推進，年年增加更可怕的推動力。

一七三．普遍徹底裁軍的理想和基督教以來人類渴望世界和平同樣久遠。伊色亞先知的話：“他們將把寶劍鑄成犁頭...而國與國間將不再干戈相向...”。這一句話今天看來仍和兩千六百年前一樣地具有深長意義。這些話不僅在聯合國廣場進道的石頭上鏤刻着，且在所有愛好和平人的心中念念不忘。

一七四．以色列贊成在有效的管制與檢查制度之下實行徹底裁軍。促使各國武裝的動機正就是我們強調沒有有效管制不能談論裁軍的理由。各國如果彼此不懼，又有信心，就不會武裝起來。

一七五．因此，唯有改善檢查與管制的方法，以確保裁軍協定的施行，才能消除彼此的猜忌。人們能夠發明越來越複雜的毀滅工具，可是在設立管制的機構上却缺乏才智，不免感到驚異。

一七六．我們歡迎美國與蘇聯共同向大會提出關於裁軍的協議原則[A/4879]。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前進的步驟。我們同意這些原則的著者們的看法，即強調必須加強和平解決爭端的方法，以輔助裁軍的措施。這兩個程序必須同時並進。

一七七．我國在本身責任與關心的範圍內準備實施這些原則。如我早先所說，我們這些弱小國家不應祇是以勸告列強採取符合憲章的政策為滿足。我們能夠而且應當作出我們的貢獻。當今世界除列強衝突之外尚有若干地區存着國際緊張局面，而在這些區域裏國家從事危險的軍備競賽，危及國際和平。這些國家多數是貧窮國家，面臨着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軍備競賽使它們越來越貧窮。它們非但不能自拔，反而在軍備的沉重負擔下越陷越深。

一七八．我們一方面提議尋求普遍與徹底裁軍的一般協議，但同時也就這些特定的地區或存有國際緊張情勢的地區就裁軍與互相檢查管制的問題上求獲協議。這樣的一項計劃可能為全面問題的解決作為一個示範。以色列準備為達成這個目的而擬具一項方案，並請求各阿拉伯國家和我們共同合作。

Mr. Slim(突尼西亞)回任主席。

一七九．人類不受核爆炸的騷擾幾乎已有三年了。蘇聯撤消暫停試驗時期並恢復核爆炸的那一天是非常慘淡而可悲的一天。這展開了核武器競賽中的一個新時期：它使終止原子威脅的協議越來越遠：事實上因為這樣，將使製造具有不可思議的毀滅力量的核武器越來越盡善盡美。如核爆試驗繼續下去，輻射的影響將殘廢我們這一代，並危害地球上人類的前途。我們創造這個世界不是充作製造完善武器來毀滅人類的試驗場所。

一八〇．我國代表團對於能夠制止核試驗並確保永久停止試驗、不容隨意破壞的任何有效措施，將竭力予以支持。

一八一．我們這個時代充滿了鬭爭、苦難與戰禍，但人類在許多方面也有了巨大的進步與成就。然而我們相信後世的人在研究這個時代的歷史時對於當今最偉大的革命，必然感覺印象深刻：我所指的是人類良知上所發生的革命，使人類認識任何一國沒有權利統治另一國的原則。基於這一點認識，才有解放殖民地的偉大過程。

一八二．據我看來，這是人人生來平等和把人類分為優劣兩等乃是罪惡的人類基本概念在國際生活上的實際運用。假定可以膚色、種族或宗教作為歧視理由，乃是不道德的。我們這一代得見千萬萬人民獲得解放，可說是特殊的榮幸。

一八三．各地人民的獨立不僅是一項政治概念。被奴役的人民一旦獲得主權，感覺好像他們頭上的一片烏雲被撥開了。自此以後，他們和其他人民一樣，都看見了光明。

一八四．讓我對獅子山人民參加聯合國表示衷心的祝賀。本人會有機會在他們獨立之前訪問過他們的國家，和當地人民認識，訪問並景仰他們的領袖們，知道他們的一些問題並親眼看見他們解決問題的能力。他們能夠和平地達成獨立是一件好事。以色列樂與獅子山建立最友好的關係。

一八五．我已說過，我們眼見非洲大部分獲得自由與獨立，內心感到喜悅。我們誠意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歡迎該洲全體人民加入聯合國。有些國家，如坦干伊喀就是其中之一，已經訂定了獨立的日期。我們希望其他國家不久也將追隨其後。

一八六。安哥拉現有劇烈的奮鬥在進行中，引起慘重的生命犧牲。我們贊同安哥拉人民迅速實行自決。我們看不出任何其他可行的政策。今天任何地點被奴役的人民為自由與獨立而從事的鬪爭，他們一定會獲得勝利，而全人類都應當支持他們的願望。任何地方的殖民地國家凡能够承認此項解放運動是歷史上不可避免的過程因而不加抗拒，也會得到好處。安哥拉必須也應獲得獨立，不容再有流血事件發生。

一八七。關於西新幾內亞的問題，我們希望大會重視荷蘭外交部長所提出的提案〔第一〇一六次會議〕。該項提案提出一個解除該領土的殖民地統治的新穎而遠大的方法，就是在聯合國直接幫助之下把主權移交給該領土的人民。任何其他國家對該領土的主張，自然應該等待當地人民獲得獨立並能決定本身前途以後始可處理。在現階段所提議的，乃是由一個聯合國委員會加以調查並提出報告。我們對此項提案將予支持。

一八八。我現在想就剛果問題說幾句話。去年在大會發言時我曾經把我國政府的立場用一句話表達出來。就是“剛果乃是剛果人的剛果〔第八九七次會議，第一三九段〕。自此以後，剛果的民族領袖們已經證明他們具有政治家的能力，能够恢復憲政，重新召開國會和在雷堡市成立一個中央政府。此項顯著的成就，使我們希望脫離運動這一段歷史就此結束而剛果的每一部分將和平地加入一個統一、單獨的主權國，而該國的所有人力與物力資源都為全體人民的利益而用。

一八九。任何國家如欲把解放了的非洲與亞洲當作獵取本身利益的場所，我想再沒有其他比這種欲望更為可厭惡、更為危險的了。這些人民取得主權是否就是為了要被人侵害？他們的天賦權利不僅是取得形式上的獨立。他們同樣也有權去確定其社會秩序，建立其經濟與依照其本身的意願選擇其生活方式，不受他人的干涉。

一九〇。關於這一點我要重申：以色列也像在此出席的其他國家一樣，贊成擴大安全理事會與經濟暨社會理事會，以便這兩個重要的機構的組織更正確地反映整個聯合國的組織，並使新獨立國家的代表們能够對這兩個理事會的工作有所貢獻。

一九一。聯合國各種不同的機關與各專門機關對於新興國家迅速經濟發展的需要會化不少時間加以研究。現在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資本與技術。世界有足够的資本與技術。我們必須以更多的資本與“知識的資

源”去供應新的國家利用。科學成就的實際運用，新興國家自然資源的迅速發展乃至關於學術與職業訓練方面廣大與有活力的計劃的促進，在在需要國際的合作。

一九二。我們在大會第十五屆會時曾報導關於在以色列萊荷伏特(Rehovoth)舉行的新國家發展中科學任務會議，⁷這是由 Dr. Weizmann——他是以色列的首任總統——科學院所召集的會議。參加該會議的有非洲與亞洲國家的著名科學家與政治領袖們。科學對新興國家所能作的貢獻，曾經詳細地提出討論。我相信參加的代表們都覺得這些討論啓發人心與意義重大。當時通過了關於原則與行動方針的一項聲明，而且各委員會自此以後更進一步處理在該會議所提出的各項問題。我們贊成關於請聯合國就同樣問題召開一個會議的提案。⁸

一九三。我們久已認為在協助發展與傳遞技術的方面，發展中國家本身能够發揮重要的作用。我們曾經盡我們的能力設法去實行此項原則。我們的國家是一個自然資源貧乏的小國。但我們願意與其他國家分享在我們自身發展中曾發揮重大作用的兩項資源：我們建立一個進步的現代社會的經驗以及我們所擁有的有訓練的人力資源。

一九四。在過去的一年，我們與其他發展中的國家的合作聯繫已經擴展到今天為止計有五十二個國家與以色列在經濟、社會與科學等方面從事廣泛的合作。

一九五。因為是猶太教的贖罪日，本代表團未克參加大會向故秘書長致敬的那一次會議〔第一〇一〇次會議〕，所以本人想借這個機會代表以色列對故秘書長突然逝世這個人類的大悲劇與世界的重大損失表示哀悼之意。故秘書長的逝世不僅是對本組織的打擊，而且在世界每一地的人民心中留下創傷，因為人們把他看作一個安全與美好世界希望的象徵。在以往若干年中，我們在許多與聯合國、我們的區域乃至我國有重要關係的許多問題上曾經和他密切合作。他是一位非常的人物，全心全意致力於聯合國和和平的尋求，因為這是本組織的主要的目標。

一九六。在哈瑪紹先生這一次不幸的旅程中與他隨行的那些忠誠人們，為了和平而捐軀，我們對他們的家屬表示深切的同情。

⁷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五日至三十日。

⁸ 經濟暨社會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十二屆會，補編第一號，決議案八三四(三十二)。

一九七. 我們應該承認秘書處職員們盡忠職守與發揮才能的良好榜樣。他們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之下，繼續執行本組織許多方面複雜的工作。

一九八. 我們現在哀悼哈瑪紹先生的逝世，但是因為生命的無情召喚，我們必須處理如何補此空缺的問題。世界的局面乃至本組織當前的各項問題，都要我們立即採取行動。在這方面，以色列在原則上的立場可以簡單地說明如下：

一九九. 第一，如本人在大會第十五屆會議所述〔第八九七次會議〕，我們認為為了保證本組織的有效運用，應該按照憲章的規定，祇有一個單獨的秘書長。

二〇〇. 第二，秘書長不僅具有最高的個人資歷，而且不該是涉及嚴重爭端、要秘書長個人去行使責任的國家的國民。

二〇一. 第三，在他未任滿的任期內，應有一位代理秘書長。這位代理秘書長的選擇，應充分顧到憲章上的要求，並具有憲章賦予秘書長的一切職掌與責任。

二〇二. 第四，秘書長指派他的助理官員時，固然可以顧到地域分配的原則，但他們不應是國家集團的代表，而應該是憲章第一百條所指的國際公務員，憑他們個人的資歷而任命，並須效忠於本組織。

二〇三. 有人提議秘書長辦公廳與秘書處的組織應該以世界現分資本主義、共產主義與中立主義三個集團的概念為基礎。對於此項概念，我代表團要提出一些意見。

二〇四. 以色列並不同意世界分為三個集團和各國都隸屬的看法。現在大會堂中的多數國家，事實上可能根本不隸任何這一類集團。如果以三個集團為國際生活的基礎的話，那麼每一集團的國家分別聚會，選派代表與其他兩個集團的代表開會便可。可是我們這裏有一百個會員國。如我所說，雖然我們多數國家未參加任何集團，可是奇怪的現象是，有若干國家的代表們聚合起來，決定哪一些國家是中立或不加盟的國家。在我們看來，這裏也應該採用自決的原則。每一主權國豈不應該自行決定在國際關係上採取什麼立場嗎？

二〇五. 請問像以色列這樣的國家應如何分類呢？它具有民主議會式的政體。它有高度發展的合作運動，集體式與合作式的農村。以色列的基本工業與輔助工業大部分是屬於政府、勞工協會或合作社所有。它的鐵路、水和電力是國家所有的。它的大部分土地資

源是國有的。但同時以色列歡迎並鼓勵私人投資和私人企業。因此，以色列應該被稱為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或中立主義國家，或者應該是一個新集團的核心呢？以色列不是任何集團的一員。對於每一項國際問題，我們要根據它本身的曲直去判斷。我們認為所有國家不管它們的社會制度和政體是什麼，彼此之間的關係應以友誼為尚。我們的政策是以這個信念為根據。

二〇六. 這並不是說以色列對適合於它的社會秩序與政府形式沒有一定的看法。但我們誠意相信世界和平的要件之一，是不干涉另一國家的內部政體。

二〇七. 我現在必須談到中東的情勢，因為近來發生的事件提醒我們注意這仍舊是世界上情勢緊張區域之一。要把中東的情勢看清楚，必須注意問題的兩個方面。

二〇八. 第一，這並不僅是阿拉伯的區域；實際上這個區域內非阿拉伯居民比阿拉伯居民多，而以色列與這一區的所有人民——除了屬於阿拉伯聯盟的人民而外——都有友好的關係。

二〇九. 第二，以色列阿拉伯的衝突，僅是這個區域緊張情勢的一個原因。阿拉伯國家與非阿拉伯國家之間的爭端，阿拉伯國家彼此之間的爭執以及外來的影響，不時一再造成危機，提交安全理事會和大會處理而且在一九五八年會使大會召開了一個緊急特別屆會。仇視以色列，大致是阿拉伯領袖們用來轉移他們人民目光的手段，使他們不去注意本身所未能解決的問題與艱難。例如，上星期聽沙烏地阿拉伯代表一貫的激昂發言，我不得不懷疑為什麼他這麼關心其他國家而不多關心他本國的問題。

二一〇. 至於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我們請所有阿拉伯國家向我們阿拉伯公民所享受的普遍而自由的強迫教育、衛生服務、經濟福利、就業比率、生活水平、婦女地位等等進步的情況看齊。我們的阿拉伯公民佔我們全體人口百分之十二。如果有邊界衝突引起不幸的生命損失的話，這也是阿拉伯國家好對以色列作戰、造成邊界戰事的可悲結果。

二一一. 我們不應看輕阿拉伯好戰態度的危險。因為它不僅影響以色列，而且影響聯合國乃至世界和平。衝突的起源，是阿拉伯國家違反憲章與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國通過關於分治的決議案一八一(二)對以色列發動的戰爭。衝突的基本起源，到今天仍

舊是因爲阿拉伯國家政府仍舊違背憲章與聯合國各項決議案，執行積極敵視的政策如經濟封鎖，抗拒安全理事會的決定，在國際水道的蘇伊士運河封鎖我們的船運。尤其是計劃軍事行動，囤存武器與訓練軍隊。凡此種種，都以公開聲明毀滅以色列爲目標。關於這一點，阿拉伯各國的代表們已一再申說，即使在這個講壇上，也已說過不少次。

二一二。阿拉伯的難民被用爲攻擊以色列的潛藏力量。關於難民問題的本質，我們將在主管該項問題的委員會中說明我們的立場。但我至少要說這一點。被阿拉伯領袖們慫恿離開今天是以色列區域的阿拉伯難民人數，大約與離開阿拉伯各國前來以色列的猶太難民人數相等。我們把這些猶太難民看作親兄弟來接待並協助他們定居與謀生。如果阿拉伯國家也採取同樣行動，我們現在就不致有阿拉伯難民問題。

二一三。以色列在我剛才所述的仇視空氣之下繼續生存，並從事建國工作。因此，我們爲保衛自身安全被迫化費的錢，遠遠超過我們所願化的數目。我們承認這是一個沉重的負擔。殺人的兇器在我們看來，不是光榮的東西。從事灌溉沙漠和在荒山造林，使我們覺得愉快與滿足。但我們如果受到攻擊，我們將盡一切的能力去保衛我們的國家。但我們要再問我們的鄰國——這樣作法到底會有什麼結果呢？我們並不追求任何軍事上的勝利，我們所要的是和平。我們要開發本國，使我們的同胞們能夠有美好的生活。阿拉伯人民豈不也有同樣的需要嗎？

二一四。我們當然可以找到更合理與更富建設性的方法來解決我們之間的爭執——就是符合我們人民需要與共同應付世界人類危機的方法。我已經指出，我們相信除了戰爭而外，唯有談判。以色列與阿拉伯之間的問題只有談判才能解決；每一個問題都能用談判來解決。聯合國在大會和安全理事會所通過的一系列的決議案中曾呼籲有關國家對彼此之間的一切未決問題用談判方式加以解決。因此那些吵吵鬧鬧要求實施決議案的人，最好把這一點記住。就我們這方面而言，我們隨時準備於任何世界地點，與任何阿拉伯國家領袖談判，並不設任何先決條件，以求解決我們之間的爭執。

二一五。同時，在等待阿拉伯國家政府願意締訂最後的和平解決之際，可以採取某些措施，藉以緩和緊張情勢，消除彼此恐懼，並爲和平鋪路。這些措施計有：

二一六。第一，阿拉伯以色列之間應簽訂一個非侵略的公約。參加公約的當事國當承允尊重彼此的領土完整與政治獨立，避免一切軍事或政治性的敵對行動，用和平方法解決所有現存與未來的爭執，並停止煽動與挑撥性的宣傳。

二一七。第二，現在應該重新發動力量在發展計劃，特別是在水源方面，促成區域合作。

二一八。我國代表團感覺所有負責與愛好和平的國家一定會盡其最大能力，去支持我所說的政策的。我們並不是不知道有種種困難。但是，我們堅定地相信和平終會實現。

二一九。我們歡迎本屆大會的議程上有關於種族歧視的一個項目。到了現在這個時候，大會宜於有效地處理所有方式的種族與宗教歧視。Adolf Eichmann 在以色列的審判，沉痛地提醒我們種族仇恨可能使人類墮落與受苦到什麼程度。這就是所謂用毒氣房與死亡製造廠來作所謂“最後解決”。從死裏逃生的人們，我們聽到令人髮指的集體屠殺的故事。我們渡過這個大災禍的人，深知以種族、宗教或膚色爲理由的歧視所潛藏的危險，不論歧視的行動在什麼地方發生。以色列代表團將積極參加尋求促成有效行動的措施。

二二〇。我們如果確信現代戰爭的唯一結果是毀滅人類，那末我們就非接受這個唯一的肯定教訓不可。這個偉大的組織必須有實現它的崇高目的的力量。那個目的就是爲和平且用和平方法解決國家之間的爭執。因爲我們大家都有一個恐懼，就是爲我們這個地球和地球上的人類的命運所具的深切恐懼。

二二一。Mr. PALAMARCHUK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主席先生，讓我以烏克蘭代表團的名義，對閣下被選擔任大會第十六屆會主席的崇高職位，表示敬賀，並預祝閣下在領導這個重要大會的工作上順利成功。

二二二。聯合國似乎從來未有如此一致地承認當前國際局面極端嚴重。各會員國對於現有緊張局面的起因，雖然各有不同的意見與估計，但全體都同意於一點：除非中歐洲事件的發展即時制止，否則很可能達到非常嚴重的階段。

二二三。一般辯論的價值——烏克蘭代表團非但參加並且同樣地與其他國家感覺着急——不僅在於各國在這個崇高的國際論壇上所發表的有力與深刻的意

見，對煽動戰爭狂熱情緒的人與這些在伯朗登堡作種種挑撥行爲的人有約束的效果。大會第十六屆會全體會議討論這個久懸未決的時代問題，使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觀點去觀察哪一方面把國際空氣充滿了火藥氣味，並可確保全世界人民的呼聲與良知對這些原子十字軍作道義的裁判。

二二四。雖然有觀點的衝突，但是對於蘇聯政府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所下的許多錯誤結論，特別是關於與德意志締訂和約的錯誤結論，都被時代颶風從這個大會的會堂吹掉了。我記得當某一位發言人看見大會並沒有——坦白地說——被反蘇的狂熱情緒所支配而表示不滿，我感覺這不是偶然的事。這位發言人確信或者感覺（關於這一點我不能判斷），大會祇要讓人們爲冷戰的目的而來濫用它的權力，那就是公正與客觀。他說如果大會對蘇聯政府爲了鞏固世界和平最近採的各項措施想作客觀的判斷，那就是有所偏袒與不公正。

二二五。這祇是我隨便提到的一點。烏克蘭代表團想對某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發表它的觀點。這些問題有一些顯然是帝國主義集團爲鼓動戰爭心理狀態故意造成的問題，而其他則是侵略政策和維持國家與人民之間緊張關係的中心問題。

二二六。在我們這個複雜與多樣的世界，一個人的死亡雖然是可憾的，但居然被一些人認爲是一大悲劇和無可補償的損失。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千百萬人的生命喪失祇是見於平板無味的統計數字中。這些數字現在祇是用來作爲與新戰爭可能引起的恐怖犧牲比較的基本資料，而侵略集團參謀總部並不覺得痛惜。埋葬在歐、亞各地的犧牲者，他們的子女還未長成而另一次更可怖的、絕滅人類的戰爭陰影又在他們身上降臨。請問這是爲了什麼又爲了誰？

二二七。蘇聯政府提議與德意志締訂的和約雖然對美國或聯合王國或法國都沒有秘密的威脅，但美國總統宣佈關於與德意志締訂和約的提議含有對和平作致命打擊的規定。

二二八。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結束了十六年。渡過那次戰爭的世界必然有所改變，而且事實上已經成爲另一個世界了；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新的時代。在法西斯主義崩潰以後，德意志也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現在有兩個獨立的主權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代替了以前的德國。世界

雖然轉變得很多，但至今尚未與德國的合法繼承者簽訂和約；換句話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賬目還未算清。德意志人民中的愛好和平份子雖然已正確地接受歷史的教訓並永遠把軍國主義從他們的國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剷除，但是西方國家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幫助軍國主義與收復失地主義再度復興，因此再度威脅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和平。

二二九。像幾位發言人在這個講壇上已經指出的，波恩政府現在建立了歐洲最大的軍隊，而這一支軍隊到一九六二年的春天將有十二個擁有火箭配備的現代師團。

二三〇。Adenauer 總理最近聲明“‘國防軍’必須有處置原子武器的權利”，可是我們還可以記得僅在幾年前他是以前所謂“原則上的和平主義者”爲掩飾。西方國家的人民往往提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領袖人物所作的某一項公開聲明，作爲他們“愛好和平”的證據。但波恩政府反覆以往的聲明不止一次，其間逐漸拋棄其假面具並改變政治舞臺上的“裝飾”。Adenauer 於一九四九年說：“我斷然拒絕德意志軍國主義的恢復”，而國防部長 Strauss 同時間聲明：“如有任何德國人再提起武器，就讓他的手枯萎”。但在一九五一年，這個 Adenauer 與這個 Strauss 却大聲疾呼，要求從速把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戰爭機構完成，並要求原子裝備。

二三一。現在讓我們看一看蘇聯政府提議與德意志簽訂的和約草案。該項條約規定德意志有權組織國家軍隊，但對戰前德意志合法繼承者的兩個德意志國的軍備作了明確的限制。該項條約草案第二十六條禁止製造與取得任何種類的核武器與其他集體毀滅的工具，並禁止試驗這些武器。對於製造各類型的火箭與導彈、潛水艇與在基本設計上可充作轟炸機之用的飛機，俱在禁止之列。

二三二。我們可以問和約草案這一條規定有什麼“對和平作致命打擊”？相反的，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重整軍備加以限制，將使和平更加鞏固。

二三三。德意志軍國主義把侵略的物質方法集中在自己的手中。精神的武器也從古老的根源再度出現：就是收復失地主義與大德意志主義。軍國主義者與新納粹主義派——Adenauer 總理與他的政府要員——顯然認爲提出關於修正邊界、把他們所稱爲全部“德意志土地”收回來歸他們統治的時候已經到了。德國人正在被灌輸征服他人的使命。修正捷克斯拉夫、波蘭、

蘇聯等國的邊界正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裏公開地提出討論。西方國家的政策面對着正在成熟中的大德意志主義“東進”計劃，仍舊被認為是和不久以前一樣會造福人羣。波恩的人民對這個謎是不能解的。我敢指出在當時西方的外交界，甚至認為烏克蘭是德意志種族“生存空間”的一部分。法國外交部長 Mr. Bonnet 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六日法德友好條約簽字的時候告訴 Ribbentrop 說：“不要過問我們的殖民地帝國，那末你們就可以保留烏克蘭”。德國駐倫敦大使 Dirksen 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向柏林報告，謂聯合王國政府將不反對德國向烏克蘭進軍。美國駐倫敦大使 Joseph Kennedy 當時也向 Dirksen 同樣地聲明，說他同意德意志在東歐應有行動的自由。資本主義獨佔企業與大投機商人把法西斯魔鬼的目光轉向東方，犧牲其他人民的土地與財富，以便在另一地點固守他們本身所攫取的東西。

二三四．與希特勒主義作戰所得的教訓與所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巨大，使他們難於忘記。在那一次戰爭，烏克蘭人民所喪失的子女，其數目不下於現在有一些國家的人口，可是這些國家的政府對於波恩軍國主義者收復失地派的興起，竟然看得這樣不重要，真是不可思議了。那一次戰爭的戰火，鞏固了蘇維埃人民本身之間和與其他在和平建設與鞏固和平方面更進一步發展的人民之間的兄弟情感與友誼。西德收復失地主義者是否已受到歷史的教訓，是沒有保證的。但他們可以確信——我們要明白地聲明——如果他們想重演“向東進軍”，那末他們的路程就不以柏林和斯大林格勒之間的距離來衡量，而是他們的進軍將不出大門就要被覆滅。

副主席 Mr. Padilla Nervo(墨西哥)代行主席職務。

二三五．現在讓我談一談德意志的邊界。關於這一點，蘇聯所擬的和約草案根據的是歐洲現存的邊界，包括兩個德國之間的邊界在內。根據第九條，德意志將宣佈放棄對 Oder-Neisse 線以東舊日德國領土的全部權利，又根據第十條，它將承認蘇台德的領土為捷克共和國完整領土的一部分。同樣的，和約草案第十一、第十二及第十三各條宣佈德意志放棄對奧地利、法蘭西與其他西方歐洲國家的一切領土與政治要求。因此，德意志現有的邊界是在和約內獲得合法的保障的。現在可以再問——此項條約草案哪裏對和平有任何威脅或如某位所言有破壞和平之處？

二三六．西方國家故意地造成所謂“柏林危機”，並仍舊硬說蘇聯是在“威脅”西柏林。為了欺騙公眾輿論，它們故意地與惡意地避不提到這個和約草案，盡力設法減低這個和約的重要性，又同時對西柏林問題煽動戰爭的狂熱情緒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

二三七．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團要在這個講壇上再度強調，重要的還是德國和約。我再說一遍，重要的是德國和約；關於將西柏林改為自由市的蘇聯提案祇是表示蘇聯準備根據德國和約來解決這個問題。

二三八．用不着說，西柏林的地位問題將須決定，它的社會與經濟結構乃至於與所有國家的自由交通仍舊維持，而且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主權的尊重需要確保。西柏林必須對歐洲的和平共存作出貢獻，而不變作一個火藥庫或可以隨時導致戰爭的地方。

二三九．Adenauer 與西方國家的政府利用另一項詭計，希望用來阻撓與德意志簽訂和約。那就是利用“德意志人民自決”的口號來作投機取巧的行為。但不可磨滅的事實證明德意志人民已經選擇兩個國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因此已經實行了自決。現在既然已有兩個獨立的德國，還要玩弄什麼自決的口號，這是一個非常原始的手段。今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對於民族的問題，並無不同的意見；它們在內部的生活方式是有很大的差別；換句話說，它們因為很深的社會分歧的原因而分開的。對於國內的鬭爭想用“自決”的口號來解決，不過是用概念來騙人。如果這是社會結構的問題——兩個獨立德國的形成正是因為這個問題——那末這兩國早已作有選擇。但至今西方國家一直拒絕，現在仍舊拒絕承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存在，雖然它是一個主權國，與世界上許多國家維持着外交、貿易與文化的關係，並且是在採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這一點是值得特別強調的。原因當然很簡單，因為西方國家對於東德意志的新社會制度毫無同情，或者更正確地說，懷抱着仇視的態度；但這和自決的問題毫不相干。

二四〇．從 Adenauer 的觀點來看，自決就是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吞併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並撤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結構。這是贊成 Adenauer 錯誤理論的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厄瓜多外交部長向我們說得很清楚，他認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德國人民實行自決的解釋就是改變“東區的特

殊地位”——換句話說，就是消滅東德的社會主義制度。

二四一．像歐洲全體人民一樣，烏克蘭人民從本身的經驗，深知德國帝國主義者對“自決”一詞的解釋。德國人民對於他們國家在兩次大戰的前夕應如何組成是有自決權的。雖然如此，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都是德意志，而在每一次侵略與征服“生存空間”乃至惡名昭著的所謂“向東進軍”，都被說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自決”。今天波恩的人在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自決”；但是明天，如歷史的經驗所昭示，在奧國、瑞士、義大利與其他有說德語的人民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邊界以外的地區實行了“自決”，就對這些國家的主權發生威脅了。

二四二．因此，德意志問題的本質是如何確保歐洲的持久和平——防止德意志軍國主義者以任何藉口把世界投入絕滅人類的核戰深淵。這就是蘇聯乃至我們全體社會主義國家要求西方國家做的事。蘇聯政府首長赫魯曉夫曾這樣說過：

“我們要清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殘跡，要澄清歐洲乃至全世界的氣氛，以便世界全體人民得呼吸新鮮空氣，國與國之間可以善鄰之道相處，奠定彼此之間的和平關係，並使世界人民自由地生活，沒有戰爭的恐懼”。

二四三．對蘇聯和約草案作不好批評的人們，如我已說的，把它說成了“對和平的致命打擊”；但最奇怪的是，他們本身未曾提出與德意志簽訂和約的任何提案。因此，烏克蘭代表團不得不把西方國家這種態度看作故意想在歐洲維持危險局面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是與和平的利益不相容的。

二四四．蘇聯對德國問題的各项提案是以確保這兩個德國的生存，而且是以確保歐洲乃至全世界不同社會、政治制度的國家的和平共存作打算的——這樣說並非是誇大。反對與德意志簽訂和約的人們，同時也反對和平共存的思想與原則，並反對其實行。這不是偶然的現象。

二四五．例如 Adenauer 總理稱和平共存是幻想，甚至擔憂因為這個思想已經“傳播得太廣”了。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國家有一些其他政治領袖們在攻擊和平共存的原則時，不耐煩地稱之為“國際生活上最不生產與否定的概念”。這是聯合王國外交大臣所用的語言。

二四六．請問他不喜歡和平共存的是什麼？據他所說，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國家——這裏他所指的顯然是社會主義國家——正在努力設法去破壞其他三分之二國家的生活方式，而所指的後一類國家，自然是資本主義國家。他確定地說他並未“發明”（用他本人所說的話）這一點無稽的言論而是從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與工人黨代表大會宣言裏找出來的。可是他並未引述此項宣言；換言之，他並未指出他所作結論的來源。這也不是偶然的，因為事實上他所說的話，與此項宣言毫不相干。至於社會主義國家的目的，共產黨與工人黨代表大會向全世界人民發出的呼籲中，把這些目標闡明如下：

“每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個別的目標乃至全體社會主義國家的目標，是確保全世界人民有持久的和平。社會主義不需要戰爭。新舊制度之間乃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歷史性鬭爭，不應以世界大戰而應以和平競爭來解決——所謂和平競爭也者，就是決定究竟哪一種社會制度能够造成經濟、技術乃至於文化方面的最高水平與能够確保廣大人民有最好的生活條件”。

二四七．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唯一的、可能還是很小的教訓：如果要避免處在一個窘迫失措的境地，那末在使用重要文件、引述和解釋重要文件時，必須具有責任心。

二四八．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國家不願意根據和平共存的原則和其他國家建立關係，對於聯合國的工作也發生否定的影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正在設法把本組織變成它們本身外交政策的工具。

二四九．它們這樣做，就常常做到了荒誕無稽的程度，使政策變成玩弄無聊的陰謀，完全荒謬不經。請問即使在西方國家政府圈子裏，是否有任何一個人相信蔣介石黨派的確代表一個大國，因此應該在聯合國出席呢？然而這個事實明顯地表示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且事實上也代表對聯合國本身的態度。我們要明白聲明聯合國憲章不容再被如此破壞。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由它的合法政府在此代表，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表達中國七萬萬人民的意志。

二五〇．蒙古人民共和國也應該在本屆會獲准加入聯合國。

二五一．美國破壞和平共存原則的另一實例，就是對革命古巴所採取的侵略性政策。經濟封鎖、縱火與

各種顛覆性的行動，派遣傭兵登陸——這些都是此項政策的執行工具。因此美國政府必須被請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尊重古巴人民的意志。

二五二．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與全體社會主義國家政府皆認為普遍徹底裁軍是必須立即解決的一項國際問題。

二五三．今天這個問題不僅可以稱為一項重要與迫切的問題，而且顯然是時機業已成熟應予解決的問題。上屆大會因為西方國家所採取的立場，還未能向這個目標採取積極的一步行動，但對於為普遍徹底裁軍條約規定明朗與準確的談判方針的人們所表現的力量與活動，頗有增加。

二五四．現在由於蘇聯與美國對裁軍問題交換意見的結果，我們當前有一項“裁軍談判議定原則之聯合聲明”[A/4879]。這是一個很小但很良好的開端；不過這個萌芽的方案即使在採取第一步之前也很可能會衰竭，而共同原則所說明的裁軍辦法可能變成空中樓閣。這就是真正危險之所在；因為在討論中無法消除基本上的不同意見——談判的對象是具有有效管制的普遍徹底裁軍還是管制軍備。蘇聯主張前者而美國主張後者。美國堅持要求管制，不僅應保證執行所已協議的管制或裁減，且所餘的軍隊與軍備在任何一個階段，永遠不能超過議定的程度。這個要求留下不好的印象。據美國代表的聲明，此項理論是美國立場的基本關鍵。但我們從此項要求祇能看得出一點——這就是在美國的立場，軍備的管制仍舊是關鍵性的因素。

二五五．我國代表團刻在研究美國總統甘迺迪先生提請本屆大會討論的美國新裁軍方案[A/4891]。我們願在目前發表若干初步的意見。首先讓我提到十月一日的紐約時報。該報提到美國的新方案時說，該方案新穎之處主要是在於用語方面——在其他各方面，該方案所要求的也不過是以往西方裁軍提案所要求的相同觀點——在這個會堂裏，很多人深知這個觀點基本上是錯誤的，因為它的意思是實行管制而不裁軍，先管制而後裁軍，祇對軍備加以管制。如此一項觀點對普遍徹底裁軍的協議毫無貢獻，自然是了解的。對軍備可以隨意大加管制，但絲毫不能減輕戰爭的威脅；相反的，此項威脅甚至可以增加，因為管制軍備，管制而不裁軍，會變成情報活動的工具，結果祇是被那些計劃並準備侵略的人們所利用。

二五六．我們在該方案中也注意到各項措施的執行並未規定日期。第一階段（特別說是要裁減蘇聯與美國的軍隊至二，一〇〇，〇〇〇人以及其他顯然不太重要的措施）很可能無限期地延長下去，以致再也沒有其他結果。同時，我們一旦同意第一階段這些極其有限而且坦白地說極其空洞的措施以後，就要被請接受對其餘軍備及軍隊的管制原則。換句話說，我們好像——比喻地說——被請接受百分之五的裁軍和百分之百的管制。然而在議定的原則上雙方同意“此項管制的性質與範圍有賴...每一階段執行裁軍措施如何證實的條件”；換句話說，管制的範圍應該完全依據所執行裁軍措施之性質。但美國方案的第一階段證明此項非常重要與彼此已經同意的原則並未受到考慮。

二五七．或者讓我們看一看另一項議定的原則：所有裁軍措施應該是平衡的“以便於執行條約之任何一階段中任何一個或一組國家均不得取得軍事上的優勢，且對全體均確保安全”。請問美國新方案內規定這一點沒有？我們確信沒有。相反的，該方案事實上規定使美國單方面佔有軍事優勢。請問第一階段要求禁止將集體毀滅武器置入太空軌道或發射太空，而將取締軍事基地列入第二階段執行，能作什麼其他的解釋嗎？

二五八．此外，關於取消洲際導彈及太空火箭乃至加以管制的問題，不能與取消外國領土上的軍事基地的問題分開來考慮。大家很可了解：倘若各國對於消除提送原子武器的方法達成協談，但其中有一些國家却反對取消它們在外國領土的軍事基地，那些國家就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懷疑，到底它們是否真的有意履行對毀滅提送武器的方案應負的義務，是否在希望將那些方法不受管制，以便供它侵略之用。

二五九．凡此種種祇能令我們密切注意到一項事實，就是美國雖然在表面上同意裁軍的各項原則，但骨子裏却在設法對這些原則加以解釋，使其內容與真正的裁軍不相容。

二六〇．由於西方國家的侵略政策最近大肆加強，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致使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迫不得已而採取唯一的選擇。這是一項悲痛的選擇，但除此而外別無其他可能。蘇維埃人民核准了本國政府所採取的行動。現在唯一可做的事，就是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作充分的軍事準備，以便在侵略者企圖攻擊時予以制服。此項的措施之一就是決定，業已決定

進行核武器的試爆。核武器試爆的恢復是必要的行動，否則世界就可能成爲戰爭的犧牲品了。

二六一。歷史的慘痛教訓告訴我們僅做消極的和平呼籲，從未能制止侵略者。社會主義國家認爲它們的神聖責任是在指出不僅我們全心爲和平而努力，並且準備我們的力量去保衛和平。加強我們的力量，不僅是爲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的利益，而且是爲以和平爲念的一切人着想。

二六二。社會主義國家所採取的措施，是對美國、聯合王國與法國侵略威脅的有力還擊，並且使我們有信心地感覺到軍國主義者將不至於把常識完全拋棄，而終將停止侵略，因爲它們也有被核戰爭毀滅的可能——即使最熱衷於核武器的人們，也不會以坟墓作爲生命的目標。

二六三。我們希望在這裏發言的許多代表對恢復核爆炸試驗所表示的不安情緒，會成爲實行促成普遍與徹底裁軍協議的推動力。在目前的情形下，以普遍徹底裁軍爲基礎而主張停止核爆炸試驗的提議，乃是唯一正確與現實的提議。

二六四。大會於第十五屆會通過的決議案，其中所載准許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的宣言 [A/1514 (XV)] 乃是全體人類表示要求掃除當代最可恥的現象——殖民主義——所有的一切形式與表現。此項決定顯然是聯合國絕大多數國家希望聯合國隨着時代前進，協助各地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國家所造成的殖民地奴役制度。

二六五。民族解放革命的狂潮正在把殖民地制度洗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五十多國的人民相繼取得民族獨立。一九六〇年稱爲“非洲年”是非常正確的。在這一年，非洲獨立國家的數目已超過一倍。前英國殖民地獅子山最近也成爲非洲獲得解放國家的一員。我以烏克蘭政府的名義祝賀獅子山人民建立本身獨立的國家與加入聯合國。

二六六。雖然如此，殖民主義的“古典形式”仍舊在大於美國兩倍的領土上存在。等待時機到臨、解除殖民主義最後束縛的，現在還有五千萬非洲人，一千萬亞洲人，美洲大陸七百萬，此外在大洋洲還有三百萬人。

二六七。自大會舉行第十五屆會以來所發生的種種事件，表現西方國家集團正在用盡一切可能方法，以

求延長殖民主義的垂亡生命。法國像以往一樣，仍舊繼續對英勇阿爾及利亞人民進行絕滅性的戰爭。葡萄牙殖民者受其北大西洋條約組織盟國精神與物質支持的鼓勵，在安哥拉曾經組織瘋狂的流血壓制。英國製造的炸彈正落在渥曼與荷德羅慕特的居民頭上。在比利時託管領土盧安達烏隆提，在莫桑比克，在西南非，在烏干達及其他殖民屬地，當局繼續對那些自由與獨立的鬪士採取報復行爲。羅復西亞聯邦的當地政府現在用南非爲模範，採取一項政策企圖把該國完全變成白種殖民者的國家。

二六八。殖民地國家在非洲與亞洲加緊軍事準備並加強與擴充軍事基地，現在亞非兩洲所駐的軍隊數目多於法國、聯合王國乃至美國所有軍隊的半數。請問我們從這個現象將得到什麼一種結論呢？這樣做法絕不是說那些軍隊是在設法幫助該洲的人民去實現或者鞏固他們的民族獨立。除了在世眼光中替軍備競賽找藉口而外，殖民地國家故意使國際緊張局面惡化，乃是使它們易於防止殖民地制度的加速瓦解，並拖延准許殖民地國家與人民獨立宣言的實施而已。資本主義壟斷集團仍舊像以往一樣，希望它們能夠剝削從外國統治解放出來的各國人民的財富與勞動成果。

二六九。剛果悲劇之所以還未結束，其真正的原因在於某些方面正在努力而且仍舊在努力，去維持龐大外國獨佔企業財富的來源，並保障它們的特權。比利時與其他外國殖民者現在卡坦加集中努力，並在他們傭兵和傀儡宗貝的協助下，從剛果人民手中攫取這個非常豐富的非洲寶庫。

二七〇。像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在這個講壇上所作的精闢敘述，荷蘭在西伊里安現在利用另一種方法企圖實現相同的目標。在“民族自決”似是而非的藉口之下，荷蘭正在準備從印度尼西亞，攫取這一部分本來屬於印度尼西亞並爲其領土完整的一部分的地方。雖然如此，不管用哪一種氧氣呼吸器來延長殖民地世界的生命，它的最後滅亡是無法避免的。

二七一。烏克蘭政府認爲聯合國最重要任務之一，是確保准許殖民地國家與民族獨立宣言立即付諸實施。我們確信當聯合國討論該宣言的實施情形時——這是蘇聯代表團提議列入本屆會議程的一個問題——大會定做出並通過協助各地人民迅速終結殖民制度所需要的措施。

二七二. 世界現在充滿了驚心動魄的事態、焦慮的情緒與鼓舞人心的成就與計劃。當我們到了衡量這個多事的一九六一年所得的結果的時候，人類將注意到它的發展已提高一步，而且未來的遠景也擴大了。

二七三. 世界各國人民都有一個共同的崇高目標——這就是維持和平。反動派與侵略勢力對和平、對自由與獨立的尖銳鬭爭，令我們想起了各地英勇鬭爭的人民只有一個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

二七四. 世界上多數人皆關心和平。因此，大會必須用盡一切方法去禁止那些國家中的侵略性的運動。在那些國家中，壟斷集團與戰爭工業發生密切關係，而軍備競賽對他們來說，祇是一個龐大與繼續不斷的生意經。

二七五. 國際情勢現在充滿了激昂緊張的情緒並且危機四伏。但如主宰世界命運的人們都表現具有常識，而且了解對這一代和下一代的人類所負的責任，那末和平就能够保存，並且必須加以保存。

二七六. 如赫魯曉夫所說，蘇聯政府一向盡其所能，並將盡其所能，去確保蘇維埃人民，乃至所有國家人民，渡過這個困難的時代，而不遭受戰爭的災禍。

二七七. 一個人生命的目的，不是戰爭與破壞，而是和平與建設。蘇聯的社會主義共和國遵循共產黨所定的新方案將建立共產主義的大廈——一個自由平等、和平與勞動的偉大社會。烏克蘭的人民是這個國家與人民之間實現友愛與真正友誼的社會的締造者之一。烏克蘭人民以充沛的精力，只用於創造性的建設，只用於實現世界與生命的最大幸福的和平事業。

二七八. 今天烏克蘭在經濟的意義上是發展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我要向各位提出少數幾個數字。到了一九六一年底，即蘇聯二十年發展計劃的第一年，烏克蘭的冶金工業將生產二八,〇〇〇,〇〇〇噸鋼與二六,〇〇〇,〇〇〇噸生鐵，而各礦場的產量將有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煤與六四,〇〇〇,〇〇〇噸鐵砂。我們的工業製造幾乎所有類型的現代機器。我們的農田在這一年也得到極好的收成。

二七九. 從這個基本出發點，我們將進而實施二十年計劃，以便奠定一個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在那個社會裏，人們將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二八〇. 那是一項包羅很廣的計劃。例如到一九八〇年時，烏克蘭將生產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噸鋼，六

二,〇〇〇,〇〇〇噸生鐵，與六〇,五〇〇,〇〇〇噸碾鋼產品；屆時烏克蘭有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噸鐵砂與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噸煤的產量。工業產量將增加六倍，而機器工業產量增加十三倍。穀物的收成將增加兩倍半，肉類產量三·六倍、乳類產量二·七倍。

二八一. 當然，數字聽來是會令人厭煩的，但是這些數字在我們聽來是悅耳的，因為它反映我們向建立共產主義目標前進的莊嚴步伐。

二八二. 我們堅決地相信，和蘇聯的其他人民並肩前進，一定會承擔得起我們為本身所指定的任務。如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N.V. Podgorny 在本黨第十二屆大會所說：

“我們所引為榮幸的是，我們所得的成就加強了全體蘇維埃人民建造共產主義偉大勝利的一股巨大的潮流，並增加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光輝與力量...”

Mr. Slim (突尼西亞) 回任主席。

二八三. 蘇聯共產黨的方案不僅是一個為謀人類幸福的偉大工作文件，而且也是一項和平宣言。它鄭重地宣佈：“...蘇聯共產黨認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確保和平的條件，以便建設蘇聯的共產主義社會與發展社會主義的世界制度，並聯合全體愛好和平人民，努力解除人類免受絕滅性的世界大戰的災禍”。

二八四. 勞動產生生活上所需要的一切。和平使人類手創的所有財富和人類本身免受戰爭的毀滅。我們籲請全世界國家與人民聯合起來共同為和平為我們幸福的前途奮鬥。

二八五. 主席：荷蘭代表要行使答辯權，所以現在請他發言。

二八六. Mr. SCHURMANN(荷蘭)：謝謝主席讓我有機會說幾句話，答覆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今天下午的言論。我的發言將力求簡短，不僅因為時間已晚，而且因為在這個階段，荷蘭不過只是在一般辯論[第一〇一六次會議]時宣佈了荷蘭政府對新幾內亞的某些計劃而已，並且我們認為，我們等待我國代表團剛才所提出的一項決議草案[A/L.354]由大會就議程項目上有關項目加以處理以後，才會充分討論那些提案。

二八七. Mr. Subandrio 會就我國和我國人民說了一些毫無根據且不愉快的話。雖然印度尼西亞政府

已做了組織並讓若干次武裝人員滲透到新幾內亞去，但我仍不願仿效他從事爭辯。將來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對他在今天下午所作的許多項錯誤聲明，自當予以答覆。現在我要講的是我國代表團認為印度尼西亞不作進一步研究就很快地對我們的計劃採取否定的態度，是一件可遺憾的事。我是因為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的話，所以這樣講，事實上這些計劃已獲得我國議會議員百分之九十七的充分支持，包括反對派議員在內。

二八八。就我們這一方面說，我們曾經很慎重地避免於聲明中提到任何足以引起爭論的問題，而且我們的外交部長只不過是提到印度尼西亞對該領土提出領土的要求的一點而已。關於此項要求，目前所要說的只是荷蘭曾經多次提議，將印度尼西亞方面認為荷屬新幾內亞是印度尼西亞領土完整的一部分的理論向國際法院提出——這個提議仍舊有效。

二八九。即使從印度尼西亞的觀點來看，我們看不出印度尼西亞對我們的計劃有什麼反對的理由。如荷蘭代表在一般辯論中發言所說明，我們的計劃只有四點。

二九〇。第一點是荷蘭願意將荷屬新幾內亞的主權交還給該領土的人民。對於這一點，印度尼西亞當無理由反對，而且也不反對，正如 Mr. Subandrio 今天下午所說的。

二九一。第二點是在過渡時期，這就是說在當地的人民還未能完全行使主權之前，聯合國應設立一個國際發展機構，具有必要的權力來協助當地人民發展。對於荷蘭將該領土的行政轉交聯合國的決定，印度尼西亞斷無不歡迎之理。而且事實上如果我正確了解 Mr. Subandrio 今天下午所說的話，印度尼西亞對於設立這個聯合國機構，並不反對。

二九二。Mr. Subandrio 認為不值得提及的第三點，就是荷蘭表示願意繼續每年供給三千萬美元為荷屬新幾內亞發展之用。請問是否有任何人能夠反對這一點？

二九三。最後一點就是應該准許荷屬新幾內亞的人民享有自決權。

二九四。我知道這才是唯一不合印度尼西亞胃口的原則。Mr. Sastroamidjojo 在另一天〔第一〇一六次會議，第二四六段〕已經說過了，而 Mr. Subandrio 今天下午又重述一遍，即印度尼西亞於一九四五年宣佈獨立的時候，已經行使過民族自決權了。我要請各位

代表們回憶在一九四五年的時候，印度尼西亞是受日本人的佔領，並且被佔領了三年，即整個戰爭的過程，而荷屬新幾內亞的大部分却是在盟國管理之下，仍舊是自由的領土。在整個佔領期間，荷屬新幾內亞與印度尼西亞之間完全沒有交通。關於此項聲明，巴布亞的人民從未被徵詢過意見；當印度尼西亞方面現在說荷屬新幾內亞的人民於一九四五年行使自決權，那實在是說印度尼西亞未得當地人民的授權而就替他們行使了自決權——至少就我個人而言，我並不相信任何人會認為這是誠意執行憲章所規定的此項基本權利。因此 Mr. Subandrio 今天下午提到所謂“自決的神話”，我們也許用不着奇怪。

二九五。如果印度尼西亞確信荷屬新幾內亞人民認為本身是屬於印度尼西亞一部分的話，那末將來等待聯合國舉行全民投票的時候，自然會明顯地表示出來。如印度尼西亞的論據確實出於誠意，那末印度尼西亞應該歡迎這個辦法，因此向全世界證明它的估計是正確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已說了很多次，讓我再重複一遍；如巴布亞的人民在自由的全民表決中聲明願意加入印度尼西亞，荷蘭將不提出任何反對，且一定遵守此項決定。因此，Mr. Subandrio 今天下午所說我們的計劃必然具有反印度尼西亞的意味，是不正確的。

二九六。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長不提自決權，反而在今天下午建議他所謂的“在印度尼西亞以內替新幾內亞地方自治負全責”。當他提出此項建議的時候，我不免記起一個故事。就是以前有一個廚子，他要讓雞自由決定是用濃汁煮來給人吃，還是用稀汁煮來給人吃；但他並不讓這個雞說它根本不願讓人家吃的話。如果要告訴巴布亞人他們必須歸併印度尼西亞，且只能在那個國家以內選擇他們願有的自決的程度，這就等於說不讓他們作最重要的選擇。很多代表團在大會已經反覆地辯論過：任何一個領土和另一國合併的決定，必須在該領土獨立以後採取，而且管理國將一個非自治領土移交另一國是不能容許的，並且是違反憲章的文字與精神的。

二九七。讓我最後向印度尼西亞代表們呼籲，請求重新考慮此項問題，並細想我剛才所說的話。我們的各項提案既然完全符合聯合國的憲章，實在不應為印度尼西亞所不能接受。如果這個問題不是意氣用事去處理，則對新幾內亞的巴布亞人民的真正利益將大有幫助。

午後六時三十五分散會